



uj 6
4064
10



門牌
號 4064
卷 32-10



大事編年

仁祖朝下

追崇

壬申五月追尊 定遠大院君為元宗享于別廟上謚皇
考曰敬德仁憲靖穆章孝欽獻定懿莊肅元孝上謚皇妃
曰仁獻欽順敬孝貞肅陵號章陵○正月陽陵君許福疏
請先正吳埴無君不道之罪速定大禮以祛上下倒逆之
患

傳曰迂臣或不究天理固守己見或不察禮文輕信人言
或帝於私情以勝為賢或怯於浮議以默為能或蠢亡而



徒逐虛名或昏_亡而全無宗得十年不悟一向執迷此豈人情由予不孝也大禮未成之前予未得一刻安心令禮官從速議定俾無未盡禮曹回啓畧倣光武故事別建廟宇以從祭以諸侯之禮則祖子孫之倫井_亡不祭但不入於宗廟不列於昭穆以寓謙遜之意遍詢諸大臣以決之何如啓

領議政尹昉議畧曰歷觀前代之事絕無可擬於今日之禮者中興之君莫盛於光武而南頓君未聞有追崇之舉豈非以繼體之主與始封之君有異乎春陵四親之廟其規模禮制雖不可考而既使令長侍祀帝亦時_亡親享則

槩是公家一廟也若倣建武時事別設一廟享祀儀物參用諸侯之禮遵古者尸用士服祭用諸侯之制則既無越禮之嫌亦可以少伸聖上至誠使聖心憂惱臣罪萬死不敢獻議右相金尚容議曰今者大禮既無古禮之可做何可剗制新禮以取後日之譏議乎大抵禮貴得中過則非禮人心之所不安者恐非得中之正禮非禮不敢輕議○左相李廷龜議曰昏謬之見前已畧陳惶恐俟罪不敢更達○判府事鄭昌紆昇平府院君金盞病不獻議傳曰禮非從天降從地出人情而已矣聖人緣人情而制禮末俗悖天理而干名領相議稍有一體之義而援此不

類定禮苟簡無異於百步之於五十步也亟舉尊崇之禮以盡奉先之道○又傳曰在廷諸臣以追崇一事為奇貨貪權者以此聚黨好名者以此要譽有累者以此立功無恥者以此干祿追崇一名可謂利窟右相動於此輩議論托以人心不安誠可笑也右相劄辭職

賓廳領左相啓畧曰周平王之孫桓王以適孫承祖統而不敢援周公之例尊其所生蓋以繼體之義異於創業漢光武晉元帝中興與創業無異而猶不敢尊其私親伏願聖明深思大義亟寢追崇之命賓廳三啓不允○三司合啓畧曰王者之所當法者莫過於三代之聖制而時君所

當順者宗在於一國之人心請勉抑至情亟寢成命荅曰勿煩

荅賓廳啓曰宗廟之禮昭穆為重只上尊號不叙昭穆禮甚未安然予為卿等堅執今姑不入廟卿等亦體予意亟傳勿煩

賓廳及三司傳啓後禮判崔鳴吉啓舉行節目無可依據請祖宗朝宗錄相考後泰酌施行

禮曹啓聖上踐阼即有議禮之事而禮無前據論議多端凡干奉先之道未免有欠而其中最未安者有二焉父不祭於支子之宅古有明訓而稱考神主奉置私室支子主

祭此其未安之一也當初大院君改題主時以考定遠大
君稱之而不書傍題其後啓運宮題主時以顯妣連珠府
夫人稱之而綾原君為傍題考妣神主互有異同失禮之
中又失禮焉此其未安之二也今者朝議已定都監方設
上號之後造主八庙等事自當次第舉行但念人之為道
莫大於尊親而既知其不可則不容一日安於心者蓋出
於天理之自然而丹寶儀仗造成之役必至數朔之久則
其前不可無別樣處置大院君神主加以皇字啓運宮神
主改其顯字削去綾原君奉祀之稱命官致祭先告厥由
公廡中別擇寬敞之處以為權安之所而來朔為始凡時

享節奠皆用王者之禮以待都監畢後後緝禮方為得宜
傳曰允

府啓請追崇謚號依 太祖朝四祖例只上四字傳曰此
減謚號之言出於何人耶問于持平閔光勳以啓減削已
定之號宗非人子所可忍為余等若以為濫則勿言于寡
昧與主張指揮之人任為削去可也

執義權濤啓曰追崇之禮不幸而不及臨御矣不及發政
矣盛德茂業無跡可尋而育德毓慶為可稱謂則四字美
名足以盡之不得於言而強為之架虛其於尊顯之至情
毋亦有欠於誠宗之道乎○傳曰副護軍權濤有無君不

道之罪其欲為減削之意及避嫌內悖慢之語并令禁府
一嚴鞫以正君臣分義且朴東善大憲亦有身為長官同
事不禁之罪削奪官爵

吏判李貴劄曰今日議禮與 成廟朝顯然不同請補宗
號毋使大禮再誤於今日荅曰近日禮官不為擔當凡事
而款說話推諉於大臣悞咎於君上良可歎也○於是賓

廳上宗號曰 元宗

大提學張維陳䟽待罪且申前說以為今者群議既定緘
禮將舉設或朝廷寬大不復追咎臣何敢仍據館閣之長
晏然若無罪者哉况大禮時該用文字必有分及於臣者

夫文詞出於心匠心所不然文豈徒為臣若辭而不為是
廢其職也強而為之是枉其志也廢職則不恪枉志則不
直不恪不直何以事君 上不許追崇頒教文張維製進
五月三十日遣奏請使洪燾李安納洪鎬等請命于天朝
天朝禮部官曰恠汝國今日始有此請也即從之奏請文
崔鳴吉製進

追尊之論李義吉首發之李貴許福主張之崔鳴吉從而
扶植之義吉朴知誠之門人也 谿谷漫筆

先是己巳五月陽陵君許福上䟽請追崇 定遠君
上以許福䟽下禮曹禮曹啓曰數年前曾以此事重

被臺論請罪到今廷議既定人無異言禍乃復提起
必欲眩亂無容更議云云

府啓陽陵君許福妄論禮制擲掄縱恣之狀已極痛
歎而取見原疏則滿紙張皇無非詬辱君父脅勒朝
廷臣子之所不忍正視也請命遠竄答曰陳其所懷
無妨置之可也

七月兵判李貴劄曰臣以議禮一事前後苦口極論
者非一非再雖力不能回天而其言則宗閔倫紀臣
不敢一日忘也今見許福之疏即臣頃日所陳之事
而臺論重發臣與福同所見見同者罪亦同云云

庚午九月時 穆陵遷奉誌文當改李貴以為大
院君之稱宗嫌於以子爵父之義誌文一刊後悔無
及乃上再劄曰誌文去 大院君定遠君六字只書
光海得罪而廢 宣廟長子某子某以長孫承大統
云云則不但為追崇之階梯亦不害於子不爵父之
義也云云

十月李貴劄畧父子大倫天經地緯不可以臆見強
之當依先儒定論然後倫紀可明於萬世今日廷臣
徒知受國為重不知尊父為重既為稱考而使人主
祀又不欲八廟其違禮背經孰甚焉云云

十一月李貴劄進明戶部郎中宋獻議禮書曰宋戶部天朝有名文士其所論即與朴知誠之言若合符契真所謂天下之公議也宋戶部有何迎合而為此論乎云云自此李貴許福連進劄請速定大禮府院齊發請崔有海削去仕版許福削黜

崔有海之使寧遠也漂到登州與戶部郎中宋獻頗往來因問本國議禮得失宋為小說以贈之其言曰余在東年與朝鮮使者甚驩細問該國禮義影天下且審國王昭敬之孫張義真邦而厥考辭世不能如唐宗之尊父其茹痛固也 上欲追孝下守經

常擇執中宜信曠世之微也然而余揆之豈無義起之禮天無二日人無二尊既為人後又隆所生則是二本也二本而不知嫌則如不義何若無所後父子大倫天地定位不叙昭穆如非禮何持重大宗降於小宗者以義掩恩也國君取支子八承大統則義重君臣不敢以私恩躋大宗也若無受國之恩而身懋鴻烈直紹祖統則尊父承祖乃所以尊祖敦倫非循私情倚也有海還朝見朝義方峻匿不出久之私示南陽君洪振道以示李貴亡陳劄獻之○劄八 上以有海不即啓知特命罷職

於是朝議譁然以有海敢以朝家莫重之事私自問
難於華人論以削版貴上割救之答曰今觀宋戶部
論禮之文可謂不謀而同此事求之千古絕無其儔
而或以追崇為言之則怒目相對恣言排擊兩司之
論劾崔有海亦有深意予宗薄其為人也噫欲尊父
母人子常情而人皆憤然慢語蜂起則是欲尊而反
貶辱天朝公論雖如此予不敢覲然開口云云
府啓追崇之論本非定禮李貴雖有偏見只陳其所
懷而止則可矣至於日上啓劄恣言無忌貽書相臣
詬辱狼藉有若脅迫君父勒制朝廷者然蠢之無賴

之輩不知禮文之為何物而承望風旨相繼投疏請
罷職不叙許福本以恠妄為世所棄幸緣立勲得泰
宰列而有何知識可以議禮近因 聖批之優容妄
謂天意之可測交通無賴迭投疏章請削奪官爵
辛未四月引見原任及大臣議追崇事皆不承順上
命廣收廷議政院啓曰國家大事詢及大臣有所疑
難然後方可廣收定議而今日大臣既以為不可則
豈可復有所疑難以廣收於廷議乎傳曰寡人猥承
丕緒恐德不類故雖恭默度日恒懷不安頃見華人
論禮可謂令人知耻也仲尼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

安乎此議其不思報本也子輿曰不得不不可以為悅
是痛其未得自盡也大抵今日之事無二本之嫌有
昭穆未備之欠且與古事不侔奏請天朝以俟上國
裁處勿為收議

政院封還上下教曰天朝不許則予亦無憾於是兩
司合啓爭之上曰既非為人後則追崇所生其於禮
義少無不可而九年論難一向不悟排擊異己有同
私讐今日國習可謂異哉尊父叙倫禮所當然稟命
天朝義不可廢大臣章二品以上會賓廳爭之
時兩司連日只合啓而不為合司故玉堂劄以為歇

後論其不為合司之咎以言官疲軟誠可寒心等語
斥之大諫金壽賢正言趙公淑避嫌傳曰古昔帝王
皆尊私親不為人後則追隆所生尤無不可李行遠
等語侵臺閣以為脅制上下之地事極駭愕即劄副
應教李行遠校理李省身金光赫修撰李景義沈東
龜等拿鞫定罪政院再啓請還收上又劄承旨並削
職遠竄右相李廷龜陳劄請寢儒臣拿鞫之劄上寢
之改下削竄之劄大臣三司請寢追崇奏請及還收
五臣削竄之劄並不允上以為大臣中與李貴不和
者獨為擔當排抑領相吳允謙右相李廷龜上劄待

罪上以為非卿等之謂也左相金瑩上劄自首仍呈
辭三度俞遞領右相請同賜遞免不允乃率二品以
上請寢追崇奏聞之俞上以已諭答之屢日不允百
官廷爭館學儒生亦上疏皆不允時李貴以知經筵
八講造威陳廷請之非且陳太學諸生非其本意李
行遠之弟行遇為掌議鞭笞不來儒生之館主人使
之驅迫來叅云

領府事李元翼劄追崇一事自初宰執臣罪當為首
請與他大臣同被罪罰副提學鄭經世疏畧曰忽聞
登對大臣詢以追崇之事大臣皆以為不可而聖斷

赫然自用不回即下遣使奏請之俞臣之迂滯竊以
為聖躬闕失無大於此聖經之論此不啻多矣向日
張維所進典禮問答蓋以詳矣臣請取其襯貼明白
者為殿下陳之子夏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不得稱
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據此則大
院君不得稱先王殿下不得祖先王而特以殿下有
旋乾轉坤撥亂反正之功上承大統為宗廟主彼謂
大院君非私親而殿下為嫡孫當立云者其無據甚
矣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々祖是人而不
祖公子據此則一國子孫臣民自今日至于萬世當

祖殿下而不當祖大院君豈不較然甚明而殿下但知生我之為至恩而不念祖統之為至嚴雖以制禮之義截然有分限如此而不憚於違越此豈平日所望於聖明者哉臣嘗見聖教若曰漢唐以下人主賢於予者亦皆為之予何為獨不然臣為殿下惜此言之駟不及舌也乃於奉親之事不求合乎義理當然之極而以後世中主之事自畫此政所謂將第一件事讓與別人不唯平日立心不當如此竊恐所以致隆於大院君者亦未得為盡道也

副提學崔鳴吉上劄以為別立廟不為奏請追崇為宜荅曰省劄具悉今之廷臣皆曰識禮平生讀書以儒自處者不知父母之不可無朋友在喪則母論親踈皆往一哭而啓運宮之喪百官不為會哭君上成服於內而臣下着吉於大臣外中舉朝推尊者金長生稱叔為當之語到今猶謂之杜漸之計若此不已則必至臣不臣而子不子矣如彼昏塞好勝之類終無改悟之理故欲為奏聞天朝以定是非而朝廷視寡昧如嬰兒以違經之言無據之說逐日張皇而猶為不足或謂之時其有助或謂之國隨而亂誠極寒心也儒生李之恒李行遇等未知何樣恠物而諸

生之不從者鞭笞僮僕抑勒驅聚疏陳無理之說自以為舉國公論亦甚異哉卿之劄中所謂既已稱考則不可謂之為人後使其弟主其父之祭於禮未有所據此亦不過一時義起而言之者耳義起而從厚猶為可疑義起而從薄豈無未安也一廟中西高祖亦為不可等語皆有所見然彼務勝護短之輩必不見此而回心也且禮記中奠以士一歛每以拈出以為爭執之地而祭祀一歛全不理會劄中所謂得其半失其半之語亦為是也因予不學無識見侮於臣僚非一非再良可歎也

五月三司百官連啓固爭追崇不允館學抗章不得請外方儒生六十餘人齊會館中將以副學崔鳴吉劄批鞭笞僮僕抑勒驅集等教欲為申上下疏而諸生多以為 聖教中有恠物等語不敢冒居首善之地捲堂以出大司成李顯英八啓

七月李貴劄畧臣前後所爭祖子孫相承正統古今天下安有異議張維鄭經世張顯光輩所引諸說皆為人後之君私尊崇其所生父母者也與今日 殿下之承 宣祖統不為人後者大相不侔而朝臣惑於無據臆說下爭此禮為立節無異矮人看塲使莫

重大禮迄未歸正 殿下之所至痛而有識臣民之所共憤惋者近日廟當講論者無非軍務之事而臣之所先者明父子大倫也大倫一定而天下之父子者定矣臣之一劄再劄至於二十劄而不知止者無他欲明大倫於天下萬世也廟有二高祖又無稱位前古所無之大變定此大禮一刻為急伏願 聖明令大臣速為議定以明大倫

九月李貴啓於經筵曰朴知誠讀書林下行同古人而趙綱以羣蟲斥之近聞四學儒生削知誠儒籍云尤可該也 上怒命儒生停舉

以朴知誠削籍儒生停舉事不為舉行命政院問啓藝文館對以不可獨為即與三館一會衆論不一不得停舉云傳曰年少無識之輩染於李昭漢君言不可從之說如是幾視極為痛駭并拿鞫定罪

待教趙珩學正鄭弘緒承文權知趙績校書著作郭融并下吏政院又以朴知誠削籍出於許多士子之論追後摛發未易之意八啓上曰如難摛發姓名問于延平府院君四館往問李貴則許穆云故四館齊會停舉於是館中儒生捲堂而出四學亦皆空齋而出上遣館官及禮官問諭時儒生終未還八上命擇日行謁聖試圻湖儒生頗有上

來者武科已為初試而儒生還入之後十一月傳曰寡人有疾勢難視學明日謁聖舉動停寢

趙綱命補知禮縣監院啓請還收不允正言尹鳴殷避嫌畧曰不畏強禦趙綱有之追崇謬禮趙綱爭之綱之去後果何人哉前有李蔡以直補外而臺閣爭不能得獨有如臣者為 殿下耳目之官徒知苟冒爵祿反以綱為戒則言路其將大塞矣噫今如欲行於 殿下之世必為巧諛苟容之態能得 殿下之親信臣雖無狀不忍為此態而強求合於 殿下此是臣之踈直者也傳曰近來人心浮薄俗尚乖當厭侮功臣者謂之忠直叱辱宰相者謂之敢

言無廉耻有姦偽者謂之直臣良可痛心頃者趙綱有厭勲舊辱大臣抑追崇等罪而予愛重清儉不以其罪已之李蔡視予猶嬰兒下問之事不以宗對指鹿之教畧不愧懼視若不見晏然行公可謂無忌憚患失之人予以近侍之故亦不以其罪已之年少無識見之輩反有所云若此不已國不為國李蔡趙綱從重論罪政院封還 上又下嚴旨政院待罪

李貴啓於經筵曰 殿下欲定大禮則須先召朴知誠引用所見明正之人然後是非可定也當此之時如洪瑞鳳者豈可為銓長乎今之所謂士類者皆陷於無本之論不

如盡出此輩後議禮定然後還為收用亦未晚也又曰小臣若為吏判則如朴知誠者布列朝廷何難於此禮十月以李貴為吏判持平吳疇啓曰進講時李貴論及追崇事有曰以臣為吏判則當一時驅逐異論之人即成大禮云臣不勝驚愕宣意今者乃有此除國言藉二咸曰既有奉行下吏判將有白活政承噫天官冢宰為任如何而人臣敢以私求人主敢以應求哉李貴之請為追崇者其真謂是禮之合理乎臣知其意在好爵則假是說以要之也殿下之除貴以吏判者其真謂人器之相稱乎臣知其意在追崇則餌是爵以要之也是上下交征以成其私

也殿下只欲追崇之成而不復念王章之亂名器之賤誠使嗜利無耻之輩踵貴故智仰合上意駸然皆欲得其某官某職則殿下其能一功却之乎傳曰李貴之自薦殆無虛月若因其自薦而應求則為相亦已久矣何待九年設或應求功存社稷職居一品置諸天官固無不可自薦為非則何以到今始論以應求為非則兵判時何不糾正也貴上劄辭於是執義金世濂掌令李炯朴安悌等啓請李貴罷職答曰頃日李貴之言不過深憤吏判而發其時洪瑞鳳身為冢宰大惡追崇故峻論者皆登清顯之仕緩議者或作他

鄉之鬼使一世假公遂私沽真利己其傷風誤俗莫此為甚彼緩論者有何敗常亂倫之事而其待之如私讐耶李貴自薦非止一再聽之者不以為疑言之者亦無干澤之意以予觀之構陷吏判似有別情 十二月上命金世濂等三人補外府院啓請還收不允

六月仁穆大妃金氏昇遐

胡差

十一月胡差出來先遣人請接待之禮如中朝天使到安州以不設宴怒停行 時胡差來到言當弟兄弟之盟更結君臣之約待來差以天使之禮且索黃金萬兩白金萬

兩五色布十萬同白苧布一萬同精兵三萬戰馬三千匹朝廷以黃金非所產以虎皮代給其餘各物拆半備給送春信使申得淵入虜中邊以楊申景瀛等一時偕行修御單以付之胡差到開城裂破御單至平山盡棄卜物而去

金時讓鄭忠信弒死遠配

癸酉十一年正月時春信使申得淵至瀋陽為虜所出而還朝廷又遣金大乾更伸歲幣難從之由以是絕和之意都元帥金時讓巡到安州留大乾于瀋上上疏以為強弱不同歲幣漢唐所不免不可失其歡意天下事皆可悔獨此事不可悔鄭忠信請同疏許之從事具鳳瑞曰朝廷議

已定幸更思之時讓笑曰卜者言余今年有竄謫之禍此
䟽上則三司必請罪卜者之言今必驗矣時讓還平壤閔
聖徽曰虜欲無厭若不決戰難以應之道內人心皆欲死
戰何為此䟽時讓曰道內人心吾不及知虜若動兵則必
不下三四萬我國安得猝辦三萬兵以應之設使兵數相
當皆步而不曉坐作虜以健騎蹂之雖使韓信白起為將
不可敵也䟽上上教備局內金鄭等畏其喪元擅留使臣
以沮人心欲斬首警衆備局回啓此人等罪非如臨陣失
誤之罪請拿鞫讞上命減死定配時讓寧越忠信唐津臺
論改長淵二月上將親征欲駐蹕松京大乾渡江不得入

虜境而還上始惧許歲幣明年時讓忠信放還○時虜情
叵測中外洵惧遣都元帥金自點副元帥尹瑄于閔西使
諸道裝束待變御卜私物盡送江都

舟師挾攻

初文龍之被誅管下將士或擣兵投虜或入登萊朝廷置
而不問孔有德耿仲明即文龍腹心潛到登州誘聚賊黨
至八九萬潛通奴賊竊發搶掠沿海州縣被害無數兩將發
艍初向我國至龍川鐵山欲下陸天兵遣擊我師挾攻遂
向鴨綠江金人使王子帶萬兵出來迎接陣于中江金差
到義州請得四萬兵糧及三王子處各牛五隻欲給孔耿

等軍也不許○是夏金人與天兵相持恐喝徵索甚多龍骨大到義州搶奪牛畜又索捧米一千五百石而去車阿里等到義州奪皮穀八十四石而去六月唐船盡為舉帆向獐子島自此胡兵屯駐崖上唐兵連艦諸島金人則責我佐漢恐喝侵侮無所不至唐將則起我通虜而處需索之應雖未被兵國勢空竭已至於不可支吾矣

吏曹判書鄭經世卒踈愚仗天姿豪爽俊偉清白好禮私淑於退溪溯本以考亭識處極微見處極高起於單寒儼為儒宗

延平府院君李貴卒貴自少慷慨以經濟自期宣廟朝為

師訟寃數上疏人目之以踈魔至是白首遭逢感激憤發欲大有施設諸公多以為濶於事上亦疑其不適於時不得一採用追崇之議祔廟之禮人或以是有疑焉

姜鶴年疏

甲戌十二年掌令姜鶴年疏畧曰當初殿下反正之舉可謂曠世之虞變耳有伯夷則必有易暴之譏有嚴延年則必有彈霍光之舉其舉措之非常必有大驚動大作為一動一靜有合於古之聖哲然後可以順天意服人心而殿下自正位以來過舉形見大德或累其中廢東宮之自處謂未能全息王子珙之死國言亦未已皆處變中不幸之

甚也以近日事言之追崇失禮朝野大失望目今人心之
渙散民力之已殫聚斂之苛刻國儲之大竭盜賊之劫掠
紀綱之蕩盡元氣之蕭然邊圉之空虛劇寇之壓境天灾
地變之疊現層出此非臣之所大憂也書曰惟先格王臣
之所大憂也殿下一心未有所格耳云云 答曰嘉甫言
論忠直噫天下無不可變之人亦無不可為之時宜勿固
辭從速上來 兩司齊發論徒懷沽直之名敢發不道之
言至舉易暴之說其心所在有不可測請削職 答曰其
意見如彼故直陳無隱雖不中論庸何傷乎再啓始命述
差

持平柳袵獨啓姜鶴年疏語妄發至此物論峻斥固其宜
也而至於無君不道人臣之極罪以此為其罪案不已過
乎於是大司憲李顛英等引避 吏判崔鳴吉曾於榻前
力薦姜鶴年柳袵至是上劄請服誤薦之罪曰姜鶴年是
臣舊交不見久矣聞其讀書修行不以俗士自處故首擬
臺閣不意見識乖僻羞辱朝廷一至於此也古昔帝王撥
亂反正名正言順未有如殿下者靖國之初燕山三子幼
弱無至大臣並請賜死蓋鼎革之際事異常經不得不爾
者已卯之在末聞以此歸咎於中廟而不仕其朝者也鶴
年之言如此何也然寧有他意於其間不過徒竊虛名宗

無見得不自覺其陷於負君之罪可勝惜哉

府啓吏判崔鳴吉身為銓長用人之際惟當十分慎簡而徒知薦賢之為國反昧名宗之不符謬注鶴年盜名欺世薦擢非常屢擬臺閣曾未數月至陞風憲四品之官終使不道之疏敢投君父之前誤薦之失大矣請罷職

兩司啓鶴年合啓之發今已三朔而玉堂一劄後竊無一言請副提學李顯英以下罷職 答曰頃日疏劄中或有比於二世者或有比於胡元者而兩司皆不為非獨於鶴年易暴之說極以為怒予宗未知其意也不允 遂傳啓

元宗祔廟

乙亥十三年三月祔 元宗大王于 太廟 時大提學

崔鳴吉上劄請 元宗大王祔 太廟事下禮曹

禮曹啓八廟之教此是莫大之舉必須廣議而處之議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名號已定恩封又降防此八廟宗涉不敬本曹畏彼怪論推誘大臣事甚可駭

兩司合啓追崇大禮成事不說而不意茲者又下八廟之教凡在瞻聆孰不驚歎夫宗廟昭穆之制至嚴且重不踐其位不入其廟此截然而不可易之常經 元宗雖誕育 聖躬未嘗親蒞寶位則何以與 列聖同饗於太廟有若繼序之當然哉國有二廟之無稱位宗出今日之廢

禮而失禮之中亦有輕重別廟權宜之制不猶愈於八廟之大段違禮乎祧遷一節亦極難便揆以情理不亦未安之甚乎臺諫連日苦爭 傳曰 元宗宗是 宣廟繼序之子百僚所可尊敬之主也今日八廟則 宣廟無嗣而有嗣太廟無稱而有稱情禮俱宜幽明無憾小無僭逼而一種恠論如彼憤怒至以譏侮之說敢為排斥之地或不經之言作為人怒之資不敬慢上莫甚於此兩司長官姜碩期趙廷虎前掌令林棟持平安時賢司諫蔡裕後正言廉友赫等姑從輕典並削職門黜

政院累次覆逆不肯奉旨答曰賞功罰惡治國大柄非人之所可沮遏而爾等不有君命營救黨類已下之命偃然不奉事極駭愕此習不懲則人君束手於上黨與擅弄於下終必有難言之事也承旨金南重罷職 又命色承旨李德洙拿鞫定罪

工曹判書張顯光上疏曰 殿下於野生野以致孝者既盡矣而人且疑其過於禮也况八廟者古所無據之禮此欲孝而傷孝求仁而害仁也

太學疏畧曰不陟其位不八其廟古今之常經而 元宗既無陟位之事此八廟之一不可也君臣同食瀆禮亂經名儒之定論而 元宗之於列聖臣也二不可也帝王宗

統至嚴且重不可以支子之小宗而合大宗三不可也宗
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祔其不當祔之位亂其昭穆之序
四不可也 成廟以不當祧而祧之非禮也當遷而不遷
之亦非禮也俱有嫌於尊祖敬宗之道五不可也

副提學俞伯曾疏曰封典既完廟號既上名位定矣豈有
受命天子而不八廟者乎反正十二年間民生之倒懸人
心之離叛綱紀之掃地君父之被辱危亡之端固非一二
而未見有一人進一言今此八廟非存亡所關而以力爭
不避為人臣大節視若國家將亡者然未見其可也 答
曰自古直臣之所以為貴者言其所難言而不顧其他也

若或外掠虛譽內濟和慾則何以為直亦何以為貴哉今
爾不畏一種時議直陳所懷被斥於浮薄見辱於俗儒雖
謂之謀身之策不密可也彼輩鉗人之物只是迎合二字
勿為斯言所動從速察職

時大臣臺諫力爭左相金瑩至於遮職 上甚怒雷霆之
下人不敢喘息大司諫俞伯曾揣知 上意值臺鍊一空
乘時停論即擢同經筵吏曹叅判以示寵嘉大司憲李聖
求與伯曾意遂合

副提學金光炫校理李尚質修撰李時楷共劾之并論憲
府是非無別上下嚴旨並命窳絕塞

金光炫姜碩期等被罪張維謂金時讓曰事至於此可停
迂論不陷 上於過舉時讓曰到于今日雖心主追崇者
不敢發之於口以取迎合之譏維深然之而李聖求遽廢
其說以順 上旨

設祔廟都監左議政吳允謙受都提調之命或問允謙曰
今茲祔廟公終始以為不可今者行公都監未知何如允
謙曰追崇非古則當初力爭大臣之責朝家定禮則承命
供職臣子之義聞者皆以為然

大提學李好閔卒號五峯壬辰絕裾執鞞咨奏旁午副應
不竭龍灣代撰罪己書遠近莫不流涕世人皆稱興元詔

詔使

太監盧有寧浮海來到時天朝各衙門小無廉恥禮部尤
為貪濁禮單人蔘点退改納直書物件求索於使臣 皇
上所賜文緞府吏換給麤劣有寧貪婪特甚攘奪各項鋪
陳器皿至於匙箸并取去茶啖并令折銀留五六日戶曹
用銀五十四萬餘其他弊端不可勝言

前領議政完平府院君李元翼卒號梧里公釋褐初人無
知者及為黃海都事栗谷時為監司甚器之有事輒詢及
還朝薦揚遂通顯途而一不過栗谷之門忠義著於板蕩
節義倡於昏亂功存社稷道扶綱常此所立之大者若其

恬靜之志清白之操表之在人耳目者惟口碑也癸亥復以領相八朝都民加額曰吾相公至矣至是八十八終都民父老舉皆會哭中興名相以公為第一

兩賢從祀疏下証

館學儒生宋時瑩等疏請李珣成渾從祀文廟 上批曰成渾李珣雖曰善人道德未高嘗累有謗莫重從祀不可輕議不許於是南人蔡振後吳挺一等上疏据撫証毀上是之大臣尹昉金尚容吳允謙判書趙翼王堂沈之源趙錫胤尹坵等皆劄下 上皆不納大提學崔鳴吉又劄論蔡振後斥賢之狀諸道儒生相繼疏下還出給

左議政李廷龜卒號月沙生六歲見公子醉過吟曰金輪踏香草白馬即醉去世稱神童壬辰天將滿城宮揭徃復日夕旁午左右酬應口占立草下証奏文天下誦之

趙劾洪

丙子十四年正月司諫趙綱劾相臣洪瑞鳳貪墨大臣勸上下綱獄禮判金尚憲請加嚴訊事將不測同義禁閔馨男以為鞠治言官非聖德事身為有司不可奉行要長官欲爭之長官不肯馨男奏曰國家二百年無繫問始諫之事恐自此人皆結舌以綱為戒 上善其言即釋綱大諫尹煌素未識馨男來見曰公疏一出諫士得全當言不害

我輩愧死矣

左議政吳允謙卒號楸灘天資粹美飭躬砥行或問李元翼曰公老矣有誰繼之完平曰東里吳尚書可任國政果為中興元輔

虜使遁去

三月金汗僭稱帝改國號大清遣使偕蒙古使來請共尊汗為帝臺論儒疏請斬虜使虜使遁去時胡差龍骨大馬夫大托以仁烈王后吊祭平從胡及蒙古來到金十王子致書主上稱以尊汗為皇帝國號大清建元崇德清與共尊同為補臣於是三司啓請嚴辭峻斥館學疏請焚書

斬使先是仁穆之喪吊使許令殿上設祭今番設虛屋於禁川橋風動帳開虜始疑之且當宿衛替番各持戎器疑其藏兵時又朝論崢嶸詞知其機虜益疑恟顛倒出去散入閭家奪馬而逃觀者塞路爭投瓦礫京城震動廟堂恹恹發遣宰臣乞留終不聽矣

掌令洪翼漢上疏曰臣號天失聲扣地瀝血冒萬死仰陳臣日接義州府尹李浚狀啓即金汗稱帝事也浚能以天無二日等語攘却之臣不覺曲踊巨踊者三百而益知我朝禮義名分炳炳不昧猶使操弓武夫能知自守抗厲不撓若是凜凜况於廟堂諸臣豈下於一武弁哉臣自墮地

之初只聞有大明天子耳今此虜言奚為而至哉曩者賊臣姜弘立引寇倖至乘輿播越乞私為好雖出於不得已而苟於其時先梟弘立之首使我堂上大義昭揭如日星則戎狄雖豺狼豈無感聳欽艷我禮義乎計不出此惟以得弘立為幸倚以為安危之機彼其欲左袒我臣妾我者宗由是矣臣自聞僭帝之說膽欲裂而氣欲短寧為魯連之死不忍使其言污耳也臣竊覘虜人之意不過矜張夸耀迫脅強驅耳渠苟欲稱天子惟當自帝其國號令其俗何必稟問於我哉所以渝盟開釁嚇藉我口者將以稱於天下曰朝鮮尊我為天子矣殿下何面目立於天下乎臣

請亟執其使責其背約僭號而戮之以明示禮義之大鄰國之道然後亟斬其首並其書奏聞于皇朝則義益伸而氣益張矣如其不然以臣言為妄則請先斬臣頭以謝虜人焉

判尹崔鳴吉疏曰既不決戰守之計又不為緩和之謀一朝胡兵長驅宗社播越到此地頭誰任其咎臣意則移書瀋陽備陳君臣大義別無他意則仍用兄弟之義如其不然則固守龍灣背城一戰此雖非萬全之策不猶愈於束手待止乎欲言進戰則不無恐懼之心欲言緩和則又恐謗言之來彼此不及進退無據江水將合禍迫目前此所謂

議論定時虜已渡江矣 翌日請對八侍請屏承史蓋所
陳即和事密議也

遣春信使羅德憲李廓于虜金汗僭帝時脅兩人令參賀
廓等以死爭之至被摔辱終不免羅拜呼萬歲金汗答曰
受置通遠堡而來平安監司洪俞考以廓等初受僭號書
請梟示境上閔西儒生上疏請斬西司交章請斬德憲白
馬山城廓劔山七城克軍

校理吳達濟上疏曰臺閣公論之所在也公論一發則雖
以人主之尊不能脅持大臣之重不能沮遏况以執拗逢
君之一儉臣而敢與公論相爭乎頃者崔鳴吉以送使通

虜之意發於朝廷絕和之後其議論之邪道固已可惡而
第其財擇取捨之柄在於君上故置而不論矣厥後始閣
以廟謨為非三司之公論已發而鳴吉恃上意之所在乃
於登對之日敢陳誑嚇之說上以惑亂天聽下以威制公
議至以臺論雖發一邊送使為言自古安有以不恤臺論
乖意直行之術導其君上乎

西司合啓以判尹崔鳴吉筵中稱清汗又以國家大事與
心腹大臣密議承史亦為斥去事請削職行大諫李敏求
旋即停啓

十月完城君崔鳴吉上疏曰今日攻臣之論出於若干年

少之口而舉國靡然環立相視終不敢明臣心事者無他一開口則相隨入於和議科曰中故也然於臣心尚未覺今日和事之為非蓋石晉之事素維翰之諫近於智矣而導主臣虜以基中國之亂景延廣之言近於正矣而輕開虜虜以致止覆之禍朱子綱目削其官而兩貶之先儒胡氏曰即事而言延廣止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以晉父事契丹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思一洒之而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君如使延廣姑守前約內修政事則不出數年可以得志夫以胡氏學術之正尊中國攘夷狄乃其一生事業則追議得失於

數百年之後有何一分顧藉而乃以姑守前約等語反覆抑揚恕其心而跡其罪若是者何哉蓋以人臣謀國不存遠慮以致止人之國則其事雖正而罪不可逃也曾在宣廟朝天朝諸將倦於用兵始有講和之計令我國奏請天朝成渾首陳可許之意宣廟大怒為渾門生者亦致疑於渾以書自解曰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然在朝廷則或有是非利害合而為一處朝廷利害之所在即是非所在也又曰秦檜在前千載之下孰不欲割刃其腹是以言涉於和衆共棄之雖然制事者必察其時論人者當原其情不可律之以一坊之法

又曰韓侂胄之伐金可謂伸大義於天下而先儒以幾危宗社罪之張南軒以復讐為事業而以金不可伐為言凡以此者宗社為重而相時度力為時中之義而凡此數款豈非今日廷臣之所當深思者乎蓋道有經權事有輕重時之所在義亦隨之今日之事以時勢言之時既無石晉兵力之強盛亦無壬辰天兵之可恃以義理言之則初無補子補臣之辱又非祖宗難忘之讐如使朱胡兩賢及成渾諸臣復生今日則其得失是非之所在不難定矣臣之為此羈縻之言者非敢不顧是非徒為利害之說以誤君父也酌之以時勢裁之以義理證之以先儒之定論參之

以祖宗之往跡如是則害於道理如是則合於事宜靡不爛熟思量信其必然嘗竊以為國力方竭虜兵尚強姑守丁卯之約以緩數年之禍得以其間發政施仁收拾人心等城儲糧益固邊備為國家計無出此者既以素定於心又以屢言於人八陳於榻前出爭於大臣焦唇乾舌不自知止凡若是者豈有他哉閔宗國之將危而不假計一身之利害耳朝廷之上苟有惻隱之心者宜若在所哀矜而乃反怒目相視攻擊如不及亦獨何心哉今之朝廷若有小人則必自好名中出是將依阿浮議釣取虛名雍容談笑坐受大權何苦獨執己見冒犯衆怒孤立一世屢困而

莫知悔世間寧有如許愚迷之小人乎噫南宋之主和者禍歸於國而利歸於身今之主和者禍歸於身而利歸於國執此以言則事之是非人之賢邪亦有不難知者矣校理尹集上疏曰近有一種邪妄怪慝之言上蔽天聰下絕人望將使天地晦塞義理斃絕國不得為國人不得為人夫和議之止人國家匪今斯今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天朝之於我國乃父母也奴賊之於我國即父母之仇讐也為臣子者其可與父母之仇讐約為兄弟而置父母於相忘之域恬然不以為耻乎而况壬辰之事秋毫皆帝力其在我國食息難忘而虜逼京師震汚皇陵驚心痛骨

慘不忍聞寧以國斃義不苟存而顧兵弱力微雖未能悉賦從征亦何忍更以和議倡之於此時乎往日聖明赫然奮發據義斥絕布告中外輔奏天朝環東土數千里庶免於披髮左衽矣不畱茲者獎勅總降邪議旋發人心之憤當復何如又况承旨侍臣亦可屏去云者噫嘻亦太甚矣謀國非附耳之言君臣無密語之義所言所答如其義也雖使千萬人叅聽亦何傷乎如非義也屋漏猶愧人可欺乎今內而朝廷外而民庶皆欲食其肉殿下深在九重獨未知之耳吳達濟之疏宗出於公論而旋被嚴譴至於李敏求以秩高諫長不恤公論遽停前啓鳴吉劄子許多張

皇英惑天聽遂舉朱胡兩賢及我國多少名賢指為主和以資口宗且以頃日之斥絕為聖上也過至以勿憚改為言繼之曰生靈塗炭宗社不血食言辭履幻震搖聖心夫外挾強寇之勢而內劫其主是可忍耶且始論雖發一邊送書未為不可云者其不有朝廷不有臺閣至於此極也是言亦足以亡殿下之國而殿下非惟不罪乃反用其言合啓方張而國書已渡江嗚呼國家之置臺閣亦奚用哉疏八留中

探虜情

十一月使小譯朴仁範賚國書往瀋陽探虜情金汗言十

一月二十五日王世子大臣及斥和人若不入送則當大舉東搶答國書曰貴國多等山城我當從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捍我乎貴國所持者江都我蹂躪八道其以小島為國乎貴國持論者文臣其可以揮筆却我者時清議方峻斥和之疏逐日皆至久後始送朴簪已失金汗所言之期矣大司諫尹煌請焚江都行宮專意戰攻叅議金德誠請進駐平壤激勵將士體察使金沆言虜若深入則都副元帥及兩西監兵使請處重典上以體使亦難免重律為教於是沆懼反附和議

金人入寇

十二月金人大舉八寇是時賊兵渡江直前長驅勢如風
雨邊臣狀啓為賊所奪朝廷漠然不知十二日元帥狀啓
八來始知賊已到安州而議請幸江都右議政李弼胃薦
金慶徵為檢察使李敏求為副守江都舍原任大臣尹昉
金尚容陪宗社主嬪宮元孫鳳林麟坪兩大君先向江都
起復沈器遠為留都大將 十四日賊兵已到畿甸長湍
府使黃稷猝然相遇與軍兵盡被搶擄削髮編伍着胡服
前驅

去邨

時大駕蒼黃去邨午後出崇禮門將向江都探卒馳報曰

賊已過延曙驛胡將馬夫大率數百鉄騎已到和濟院而
以一枝兵遮陽川江以截江都之路上還入城御坐崇禮
門樓上下惶惶都城士女哭聲載路上曰事急矣將奈何
大臣諸宰慌忙同措不知所對前鉄山府使池如海時為
體府偏裨杖劍前對曰賊犯境不三日而已至其軍馬必
疲渴若以砲兵要於沙峴盡其先鋒則必不敢衝突而大
駕可達江都矣願得五百精兵迎擊之任事諸臣皆曰虜
兵衆寡未可知不可以五百人嘗試吏判崔鳴吉曰宗社
存止在於呼吸之頃事無可為者請以單騎馳往見賊將
問其無端動兵潛師深入之意虜若不復聽臣而殺臣則臣

當死馬蹄之下幸而接話則少駐其鋒近京師保障之地
莫如南漢請上由水溝門疾馳入山城以覘其度且曰同
中樞李景稷慷慨多氣節可以為副上許之輟與禁軍二
十人以從皆散走獨景稷及裨將一人從焉又使都監大
將申景禎出陣于慕華館先是使都監將官李興業領馬
隊八十餘騎禦賊到昌陵越邊盡沒鳴吉到沙峴遇賊兵
遂駐馬詰其渝盟動兵之端故為拖引詭話以至日是於
是上牽世子及百官遂入南漢時值昏黑又無烽火中路
相失扈從而八城者僅二十人夜深後稍已追到矣時人
多以約和之言為信上獨以為不然金瑬李聖求請上乘

曉潛入江都李植請往仁川浮海入江都而議密定人無
知者十五日曉上出城雪後山坡冰凍御乘蹉跌上下馬
步行屢次顛仆王體不寧還八城中後聞賊已自交河幸
洲等路渡江埋伏是日停行亦天意也

初崔鳴吉見馬胡於和濟院賊曰我不背約爾國先自絕
和欲見 國王問其語鳴吉曰 主上移御南漢山城難
以相見鳴吉等還入京城馳啓行在是日將夕迴批不來
虜大怒以為見欺將欲害鳴吉其中一人曰和事未成遽
殺此人不可即進兵南漢 崔鳴吉馳啓曰彼胡謂我等
之行專在和事而爾國人民盡散至於 國王播遷心甚

不安如欲修好須遣王子大臣斥和人則當自此還去耳
蓋以順辭誘之走人於汗以請大兵而朝廷不悟且聞絕
不殺戮舉朝頗信乃遣戶部官八京取貨物以供和好之
用又令各司一負八城者守時賊兵自慕華館至南関王
廟結陣又於東門外結五六營旗麾鈿戟羅列鼓樂叫噪
驚惑視聽而城中人物則不許侵害出入往來全不禁斷
只見牛馬則奪之美女則執之

崔鳴吉還自賊陣進曰狀啓久無回下故渠等率三分之
一前進到此而令臣先入以報渠等則方留在城外矣領
兵到麻田渡風日極寒諭以入去人家則馬胡言未和之

前雖露處決不可入云觀其辭色三件事定奪之外斷無
他心矣 上曰卿見欺矣豈為三件事而到此乎

南城被圍

時金汗始到三路進兵漫山被野進圍中外始不通於是
令分城以守休府居中踞令訓將申景禎守東城摠使具
宏守南城御將李曙守北門守禦使李時白守西將臺元
斗杓守北城水原府使具仁堂守南門呂州牧使韓必遠
利川府使曹明勗楊根郡守韓會一砥平縣監朴燬分守
曲城坡州牧使奇益猷領兵數百入援軍摠合為一萬二
千餘人以前叅議羅萬甲起復為管餉使之調度見存

軍餉米豆一萬八千石皮穀五千八百餘石漿為二百二十瓮矣山城鹽漿木綿兵器皆李曙所備倉卒賴之

假王弟假大臣

時馬胡請送王子大臣朝廷以綾峯守陞秩為君補王弟刑判沈諱假銜大臣出送虜陣諱言我本平生言忠信蚩縠不可欺謂馬胡曰我非大臣乃假銜綾峯宗室非王弟綾峯曰諱之言非也此宗大臣我宗王子也先是朴魯朴蘭英往瀋陽為馬胡所執來在陣中馬胡問蘭英曰此言如何荅曰綾峯之言是也後馬胡知見欺斬蘭英綾峯沈諱還入城使左相洪瑞鳳戶判金蓋國往陣上言將送鳳

林麟坪兩大君中一人方在江都未及送之云馬胡曰東宮若不來不可為和馬胡曰我本不指王弟乃王子也諱曰王子時未闕眼不可遠行胡將曰然則事不諧矣胡兵進環城外且自午後掠取人物各司負入京者戶部物貨載來人等皆為所陷日晡忽報賊到南門休府即杖守禦使李時白責其不能斥候乃閉城門以守初昏上巡城東宮隨行

請送王世子

時左相洪瑞鳳等還自胡陣是夜領相金瑩左相洪瑞鳳判書李聖求崔鳴吉韓汝稷張維尹暉洪霧請送東宮且

請補臣補皇帝 上不從世子曰事迫矣臣當出往 上
為之泣下又使二人往乞以大君代之胡將不聽使還迂
臣相顧未語張維倡聲曰 世子可往大臣相與應聲
議而出金尚憲大言于休府曰公何為此等事耶吾與公
不復共戴天矣塗還入待罪尚憲亦請八面斥 上曰此
非相排之時卿等姑退勿與相詰世子曰勿為相詰吾有
何不可往之事○義昌君珖東陽尉申翊聖請對痛斥廟
堂 王世子出送之說請與其人同死於前 上曰廟堂
之言不至如此卿亦誤聞矣雖欲有為廟堂皆醉奈何翊
聖曰何不出去醉廟堂而擢用不醉者耶承旨李景曾曰

方外人心皆憤於和議此誠振作之機也

宣諭

午時 上親御闕門外集臣僚軍民宣諭哀痛之教放前
後圍籬以下罪人滿庭臣僚無不痛哭上仍令臣庶各獻
戰守之策前叅奉沈光洙請斬崔鳴吉誤國之罪以謝軍
民命相金尚憲庶幾鎮服軍情上不答朝臣數人外皆恒
恟失措面無人色○又下諭于都元帥金自點曰車駕方
在圍城中內無可恃之勢外絕蟻子之援國之存止迫在
呼吸賊情叵測和事已絕卿其急親自領兵八援○又
以蠟書下諭于諸道監兵使曰君臣上下寄在孤城危若

一髮汲之勢卿可知知星夜馳赴前後合擊期於勦滅
以抹君父之急

二十日胡譯鄭侑壽到南門外議和金沔請開門送重臣
羅萬甲曰守城之日不可開門自 上若議和士氣必挫
遂命從城上問答

牛酒勞虜

時廟堂欲送使胡中羅萬甲曰日者胡再送人請和而不
應今若無故送使彼必謂雨後士卒凍餒勢窘送使不可
示弱也 上問武臣中誰可往者沔舉李箕男 上曰李
恒福之子人皆云不慧此人何如右相曰庶子勝於嫡子

云矣且只送牛酒不必與議大事此人可送遂命送牛二
頭酒十瓶翌日箕男持往奴營虜言軍中日擊牛飲酒寶
貝山積何用此為汝國君臣八處石竇飢餓已久自可用
之遂不受

我軍敗北

二十九日是日日氣暫和士有人色沔招四城將令曰南
城下賊陣甚疎各出精銳以勦之四將力陳其非計沔不
聽親率將士坐北門建大將旗鼓揮兵督戰城下谿曲回
互虜騎處二巖兵陽退于古郡南四五百步而少留屯兵
與牛馬以誘之沔揮旗令進我軍相持不肯下山沔使裨

將柳瑚斬其不進者瑚逢人亂斫一軍知其必死而乃下別將申誠立至與人永訣而去我軍留取屯牛馬賊若不見我軍盡出松柵外然後賊始策馬突入馬疾如飛伏兵四起直衝我軍我軍不得放一砲發一矢瞬息之頃躡死者幾二百人申誠立池如海李元吉等皆死而胡兵死者只二人初或言焚松柵則進兵無碍塗舍焚之松柵既焚虜之進擊我軍益無碍接戰之初不許多給火藥故請藥之數紛然及其交鋒何暇請藥只以藥桶相搏山坡峻急既難猝上麾旗退軍而隔城不能見遂至殲盡瑚又諉罪於哨官不能退軍斬之人皆寃之塗無所歸咎托言元斗

杓不相救將置極罪洪瑞鳳曰首將失律悞罪於副可乎塗不得已伏闕待罪杖斗杓中軍幾死初精兵咸隸休府死傷不下三百人而惡其宗報啓以四十人自此士氣沮喪廟堂亦全以和為心

鄭世規入援

時諸道監兵使無一人入援者獨忠清監司鄭世規衝突賊鋒來陣於廣州儉川山城相望之地終為賊所敗萬死僅生羅萬甲每白上曰殿下之臣只有鄭世規一人而已外此元帥以下坐視君父之危急無意勤王皆當坐軍律事定則人皆伸救難以法罪之在城之日預定死律出

城後盡斬之上不答

李金忤金瑩

時上問守禦使李時白曰城中凡百多有未備者豈卿受任後未有盡區劃而然耶對曰臣受任之初請於休府以為事出急遽則遠邑之軍未及聚願徙畿邑而分屬休府不許再請合探定其信地仍為修繕而又不許臣不得已以所屬之軍一番夜探到今如此臣亦無奈何金瑩聞之大怒謂左相曰此人之薦出自公手守城之功也覆城公之罪也因托以他事拿致時白杖以別棍血流而後止人莫不驚駭時白畧無忿恨之色

金蓋國每見上輒請戰上厭之又與金瑩議兵事力請出戰瑩勃然曰公何不去此任却此賊乎蓋國笑而起曰今在圍城當協力同心以濟國事公為大將拒人言如此者何哉諸勲臣不悅諉於上曰以金某之智非不知此賊之難敵主戰斥和者欲沽名也上怒責蓋國曰卿所主者糧餉何言戰乎蓋國曰使糧足支半年何敢言和以臣計之僅有一月之食若至羅雀掘鼠雖欲戰得乎臣愚欲日士卒之未飢背城一戰以決存止

修歲禮

丁丑十五年 上在南漢正月初二日遣左相洪瑞鳳戶

判金蓋國李景稷詣虜營修歲禮請和好胡人責以渝盟
且曰覘爾國文書皆以奴賊稱我是何人之奴我之行
事光明正大誰敢謂賊以黃紙所書詔諭為名出置床上
令瑞鳳以下先行四拜後奉書以來

書畧曰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爾國協助
明朝荼毒我國朕赫斯怒丁卯興師曾亦恃強凌弱無故
而興師者乎邇來何故反諭爾邊臣有不得已權許羈縻
今以正義斷決卿其曉諭列色使忠義之士各效策畧勇
敢之人自願從征等語今朕親統大兵來戰爾何不令智
謀者效策勇敢者從征而身當一戰哉弄兵之端又啓於

爾國朕既以弟待爾國爾愈背逆自成仇敵陷生民於塗
炭拋城郭棄宮殿致令妻子分離不能相顧僅以一身遁
八山城縱命延千年有何益哉欲渝丁卯之辱自招其禍
以致遺笑于後世此辱又將何以消之乎朕之諸臣勸進
朕以帝號爾乃云是豈我國君臣所忍聞此言亦甚肆妄
矣今朕提大兵而來勦爾八道爾父事之明朝將何以救
爾乎豈有子急倒懸父不之救者其他凶悖之言不盡記
初三日復遣奉答書往胡陣胡答曰待蒙古王及諸王子
八來相議更通云

書畧曰朝鮮國王謹上書于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小邦

獲戾大國自速兵禍棲身孤城危迫朝夕思欲專使奉書
導達忠悃而兵戈阻絕無路自通昨聞皇帝臨暨僻陋疑
信相半喜怒交至茲蒙大國不忘舊盟明賜誨責俾自知
罪此正小邦心事得伸之秋也邊民採蔘及孔耿時事雖
非小邦本情未免積成疑阻至於上年春間之事小邦誠
有不得辭其罪者小邦臣民識見淺陋膠守名義終致使
臣發怒徑去而以大兵將至恐之小邦君臣不免過慮申
飭邊臣往日之事小邦已知罪矣有罪而伐之知罪而怒
之此大國所以体天心容萬物者也如蒙念丁卯誓天之
約恤小邦生靈之命容令小邦改畚自新則小邦之洗心
和不可不為也

啓疏

大司憲金壽賢啓曰今日答賊書云若為遜辭則必每
層加何以為終耶事已同極誰不知其出於不得已也但
恐賊情方驕輒加一層則豈不尤為同極上曰渠既使回
報當為答書以規其情耳○掌令李厚源曰若有畚存之

路則何事不可為但更加一層使之出迎則決不可從不
從之後此事皆為虛事到此地頭無寧得正而斃君死社
稷臣死於君亦何憾乎上曰予亦如是思之而上憲宗社
下念父兄百官許多臣民姑為此書以探其意只恨不能
早死也

協守使俞伯曾疏畧曰今之大臣前後久任相位者惟尹
昉金瑩而已昉則伴食朝堂從他笑罵容身保位悠泛度
日上年龍胡之來也居於首台處事無形以啓兵釁今日
之廢宗由於此也瑩則多忤無謀猜憤自用權兼將相賂
遺輻輳第舍之宏侈財貨之富贍雖曩日三昌無以加矣

萬科之說上不欲而力請行之再試失信大失西路人心
及夫賊兵長駟自上則蒼黃去邠一行夫馬侍衛將士不
成摸樣而瑩則卜馱六十餘匹夫人乘駕轎駐駕南漢之
日勸上微服潛行若非聖明出城還入則事有所不忍言
者矣陪春宮往青城之說又出於其口人臣分義何如是
掃地耶戰和兩端依違未決玩寇度日師老氣沮上書醜
虜乞和不得今日之事尚忍言哉此兩臣皆可誅也誅此
兩臣而又下哀痛之教以激四方之軍情則大威自立大
義自明軍律自行我豈遽出虜人下哉○瑩將避于僧舍
上曰當此時安可避嫌仍命罷伯曾職以李蔡代為協守

使
完豐君李曙卒于軍廢毋收議時以武臣不參惟曙一人
南漢守城賴其蓄儲而但性復不通下情及卒將士至謂
李曙死恢復可期云積失人心至此矣

勤王兵

初四日慶尚左兵使許完右兵使閔泳引兵到廣州獲嶺
士卒凍餒見賊自潰監司沈演後至聞獲嶺之報策馬踰
嶺而走全羅兵使金浚龍進據龍仁光教山殺獲甚多彼
此俱困浚龍謂諸將曰矢盡糧竭明日再戰必敗遂決歸
大軍一時潰散江原監司趙廷虎進屯黔丹山舉烽相應

城中恃而為重力戰多殺賊糧盡引退虜兵追擊士多死
之咸鏡監司閔聖徽南兵使徐佑申入援佑申欲直進
南漢聖徽不從到未院又請于元帥沈器遠進兵又不許
平安監司洪侖考兵使柳琳起兵入援到金化未及成陣
賊大至侖考麾下壯士連斬數百名少焉大軍繼至麾下
勸以避身侖考笑曰吾何往走亦死不走亦死踞胡床不
動以佩印綬付小吏作訣毋書給侍者身中三矢而死之時
年四十二柳琳坐視不救琳軍多御營炮手終始得力所
殺甚多都元帥金自點黃海監司李培元入援到兔山遇
賊兵敗自點單騎走八山中轉至未院與新元帥及諸道

監司兵使坐待二十餘日聞下城之報始為前進副元帥
申景瑗守鉄瓮為賊生擒置明達軍中甚相親講和後胡
王恐其被誅請於上配南漢尋放統制使尹瑋使虞候黃
漢領送舟師自牽親兵數百到原州境善避兵終不過賊

再書虜營

十二日洪瑞鳳崔鳴吉尹暉許倜再持書往虜言新將又
到今已日暮明日更來西門云○羅萬甲言於張維曰講
和之言出於不得已而一向哀乞萬無得請之理當以利
害言則或可動聽維然之從其言搆草使副學李景奭入
對陳其由上與金塗取覽而崔鳴吉撰書多以哀乞為主

請用其文用之時外援已絕人謂必死逃者相繼當初銳
氣戰伐者亦無所言臺諫只請用所製書金尚憲鄭蘊則
曰軍士盡死士夫盡死然後乞之未晚也

十四日賊兵四集陣于西郊遣瑞鳳等七人賊將等受國
書問曰渝盟之失在我乎在爾乎鳴吉搥胸叩頭曰此非
聖上之意乃臣下之罪欲刺刃出腸以明君父之不然曰
爾國何不一戰對曰小國何敢與大國抗

國書畧曰兄之於弟見有罪過怒而責之固其宜也若責
之太嚴反有乖於兄弟之義則豈不為上天之所恠乎小
邦僻在海隅惟事詩書不習兵革以弱服強乃理之宜徒

以世受皇帝厚恩名分素定曾在壬辰之亂小邦朝夕且
止神宗動天下之兵拯濟生靈於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
今銘骨寧獲罪於大國不忍負皇明此無他樹厚恩而感
人深也息之加人非一道苟有能活其生靈之命救其宗
社之危者則發兵而救亂回兵而留存其事雖殊其息則
一也君臣父子久處孤城其窘亦甚矣誠於此時蒙大國
翻然赦過許其自新則小邦君臣銘鏤感戴於天下聞之
無不服大國之威信又曰今皇帝新建大號首揭寬溫仁
聖四字蓋將體天地之心恢伯王之業如小邦之自托洪
庇者宜不在棄絕之中云云

十七日龍馬兩將使洪瑞鳳輩受答書而去且言孔耿二
將領唐兵七萬載紅夷砲二十八柄將犯江都云

書畧曰今爾與朕為敵興兵至此爾國若盡入吾彘版則朕豈不
養之如赤子爾國文書往來為我兵所得呼我為奴賊果以我為賊
何不擒捕以口舌罵之諺所謂羊質虎皮誠爾之謂也爾欲生耶亟
出降爾欲戰耶亦宜一戰云云十八日賊呼南門外曰欲和速出不欲
則十九日二十一日當決戰又呼北門曰速出聽言未及出應皆還去
乃修書使洪瑞鳳崔鳴吉往則久不出見日晡龍胡出曰
馬將出他未還欲和則明日更來

三書

書畧曰伏承明旨勤賜申諭其所以責之之功者乃所以教之之至秋霜凜烈之中帶得春生之意今之所願只在改心易慮一洗舊習舉國承命得此諸藩而已誠蒙曲全危急許以自新則文書禮節自有應行儀式講而行之其在今日至於出城之命實出於仁覆之意然古人有在城上拜天子者禮不可廢而兵威亦可怕也帝德如天必垂矜恕云云崔鳴吉所製也○金尚憲見而裂破之失聲慟哭聲徹大內叱崔鳴吉曰先大夫頗有名於士友間公等何忍為此等事耶金瑬默然鳴吉曰豈以台監為不可蓋出於不得已故也李聖求盛怒曰台監從前斥和使國事至

此雖得後世重名奈吾君宗社何台監何不出與賊抗義耶尚憲曰我有一死而已不得自凌若送虜陣得其死耶矣台監何不縛我出給耶鳴吉微哂曰裂之者不可無拾之者不可無乃收拾補綴尚憲退寓舍始却食自期必死十九日李弘胃崔鳴吉尹暉往傳國書但以出城一款力爭虜初不受久乃受去而不答弘胃等空還聖求曰朝有妖狐鳴事故不成矣叅贊韓汝潁謂鳴吉曰厥字不書吾已知其不答也○二十日李弘胃又往虜陣受答書以還書畧曰命爾出城而朕者一則見爾誠悅心服二則樹恩於爾復以主國旋師後示仁信於天下耳若以詐誘爾則朕

方承天眷撫定四方天下之大能盡譎計取之乎爾首謀
敗盟之臣朕初意欲盡戮之今爾果能出城歸命可先縛
送首謀二三人朕當梟示以警後人誤朕西征之大計陷
爾生靈於水火者非此人誰與爾若不出縱諄祈請朕
不聽矣上曰寧與尔和人同死豈可縛送耶東宮顧
謂諸臣曰以子等之故吾家俱不免死矣諸臣皆默然而
退

修國書往清陣

二十一日李弘胃崔鳴吉持國書往書畧曰朝鮮國王臣
姓諱謹上書于皇帝陛下云二東方風俗隘迫禮節細苛

見其君上動止稍異常度者則駭目相視以為恠事若不
因俗以治終無以立國自丁卯以後朝臣間果多異同之
論而務為鎮定不能遽為呵責者蓋慮此也至於今日滿
城百官士庶目見事勢危迫歸命之議同然一辭而獨於
出城一欵皆以為自麗朝以來所未有之事以死自決必
不欲其出若大國督之不已則他日取得不過積屍空城
而已雖使蒙陛下恩德復得立國而以今日人情觀之則
必不肯戴以為君此乃臣之所大懼也因此一事亦不為
國人之所容終至滅亡則必非陛下矜恤之本心也斥和
諸臣誠為謬妄故已摘其浮論誤事者并加斥黜但念此

輩不過識見偏暗不知天命所在意欲膠守故常而然也似宜在乾恕中美賊以出城及斥和臣不許之故發怒還送而不答弘胃曰以兄弟之國補臣奉表既已至矣更為此難從之請有死而已虜笑而去○上命鳴吉及大提學李植俱答虜書雖用鳴吉之文諂屈請降之意少無異同而植只以其文不用故每攻鳴吉自以為高人皆不服吏曹叅判鄭蘊上疏曰前後國書皆出於鳴吉之手辭極卑諂乃一降書然猶不書一臣字名分猶未定也今若稱臣則君臣之分已定矣君臣之分已定則將惟其命是從彼若命之出降則殿下其將出降乎命之北去則殿下其

將北去乎命之易服行酒則殿下其將易服行酒乎不從則彼必以君臣之義聲罪致討然則國已亡矣到此地頭殿下其將何以處之乎鳴吉之意以為一稱臣則城圍可解君父可全也設或如是猶為婦寺小人之忠况萬無此理乎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安有長存而不止者乎與其屈膝而生曷若守正而死社稷乎况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則不無完城之理嗚呼我國之於中朝非如麗李之於金元父子之息其可忘乎君臣之義其可背乎天無二日而鳴吉欲其二日民無二主而鳴吉欲其二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身疲力弱雖不能以手板擊之而不能相容於

同席間也

二十二日王世子令曰吾既有子且有諸弟吾何愛一身不為宗社計乎明將出城備局諸宰議世子不可出城宜送斥和人洪翼漢為斥和之首鄭蘊上疏曰臣雖非首請終始主戰請以臣應虜金尚憲却食六日至是始會詣關自首尹集吳達濟尹煌亦自首煌子正言文舉疏請代父請行南漢錄曰尹煌病不出門每夕呼其子文舉問和事如何對曰彼不肯許煌曰人將盡死煌是丁卯斥和之人而其言如此人皆掩口

將官帶劔喧呼

二十三日守城將官數百人帶劔詣關請出給斥和人先入體府喧呼塗有惧色不問曲直但云當從爾等之請速為退去關下守直之官亦百般誨誘曰朝廷已定縛送之議爾無亂言乃退蓋體府中軍申景禔南陽君洪振道等往來於具宏申景禔陣中致有此舉獨李時白管下無一人同叅者

賊犯西南城

二十四日賊已登雲梯李時白挺身力戰賊三進三退死傷甚多獲雲梯兵咒時白初以軍卒皆無被甲者死生當與共之終不被甲○賊又設大砲十餘柄南隔臺外設七八柄砲名虎蹲一名紅夷丸大如木瓜能飛數十里每向

行宮而放之終日不絕落於司倉尾家貫穿三重八地底尺許

二十五日賊自西門呼我使李德洵李聖求崔鳴吉出往賊授我以昨日所傳國書曰皇帝以爾國不受命怒欲殲滅而急於還歸委此役於十王子及龍馬兩將明欲發行發行之後雖欲和不可得矣不頂更來也

將官又開

二十六日將士等又進關下請縛送斥和人曰大砲所中城堞盡壞事勢已到十分地頭而文士輩只為高論請令文士守禦望月臺仍欲八關直達承旨李行遠曰雖當危

迫之日大內不遠之地何敢乃爾將官益怒曰承旨似有才畧若陪往虜陣則可以成功速出速出同寮勸避上令他承旨溫諭然後止

洪瑞鳳等往虜營陳世子舉斥和人欲出城之意答曰必國王出城然後可也仍以江都所獲內官羅業及章陵守陵宮宗室珍原君出示又以大君手書及宰臣尹昉韓興一等狀啓授之曰吾已取江都淑儀嬪宮及大君夫人則令本邑人陪行吾兵在後使不至驚動明當到此待國王出只欲以世子大君北去而君輩疑惑不出何也仍指天而誓曰頂信我言勿為猶豫○時城中始聞江都失守驚駭

掩泣氣像愁慘 上曰宗社已陷吾無為者乃決出城之
議金瑩崔鳴吉進曰皮幣珠玉湯文所不得免漢高屈體
於鴻門唐代宗親拜回紇於馬首如是者為人君為國家
萬世慮非若匹夫之計一身外復無有之世子泣而請曰
苟可以紓君父之禔死且不避出質何足言乎

江都陷

金人陷江都嬪宮兩大君被執金尚容等死之○初賊報
甚急朝野恟恟以判尹金慶徵為檢察使為江都障守之
計 上問體相金瑩曰卿子可堪此任乎對曰慶徵無他
才能至於捍守曷敢不盡其心乎於是副提學李敏求

為其副修撰洪俞一為從事官八守江都留守張紳兼舟
師大將令整舡以待

原任大臣尹昉金尚容禮曹叅判呂甬徵正郎崔時遇社
稷令閔光勳宗廟令閔柝直長李義道奉事呂甬弘社稷
叅奉池鳳遂李振行柳頴奉宗社主發行○承旨韓興一
奉嬪宮元孫兩淑儀及鳳林麟坪二大君與夫人諸宮人
兩公主翁主海嵩尉尹新之全昌君柳廷亮等隨行
金慶徵之八江都也母及妻各乘屋轎卜馱五十疋聚舡
津頭先濟家屬及所親坊友而不令并濟他人故士族男
女橫亘數十里甚至嬪宮一行到津頭無舡不得渡寒餒

二晝夜嬪宮於轎內親自疾呼曰金慶徵金慶徵汝忍為此耶留守張紳聞之言於慶徵始令濟艍而士女之徧岸籠野者攀髯求救賊騎奄及一瞥之頃蹴踏殆盡或被搶掠或投海水如風掃葉慘不忍言

金慶徵自以江都為金湯賊不能飛渡晏然肆志日事沉酌每攘臂大言曰父為體察兒為檢察為國家辦大事非我家而誰耶又與張紳更相排軋莫相統攝別坐權順長生負金益兼進士沈熙世尹宣舉等呈書責之曰薪膽即事盃酒非時慶徵等愈益發怒

時慶徵無意防守放送哨官盡還其家一島之外不為偵

探識者無不寒心甲申以下燕尾亭以北曾無一人持杖者忠清水使姜晉昕星夜入援慶徵使以所領艍隻分置於燕尾及諸處本道艍則皆置廣津

分司令李敏求從海道巡三南督軍觀望不肯行且慶徵亦不許金尚容招慶徵切責曰汝父奉主上被圍危在朝夕汝縱不念主辱獨不念老父乎三南督兵事在時急汝何忍沮之慶徵怒而投印於地曰吾不知吾不知也敏求將發行且求大艍欲載其妻孥而去尚容曰天下寧有辜妻子使臣乎徒求舖於列邑雖往無益也

正月二十一日通津假倅報賊或以橐駝載艍或以意

車載艤向甲津夜水將渡慶徵謂亂軍情方欲斬之甲串把守將所報又至慶徵始驚惧使李一相朴宗阜分付把守之策分給火藥鐵丸而量錢計數箇置簿以海嵩尉尹新之守大青浦全昌君柳廷亮守佛院俞省曾守長嶺李垌守加里山慶徵出次鎮海樓欲自守甲串二十二日日出三丈緩出城而軍卒不滿數百皆空拳而徃人言本府軍兇山積今日不用更待何時慶徵曰此皆吾父親所辦吾何敢任意用之

韓興一鄭百亨率城中避亂人分守城堞燕尾以西豐德郡守李聖淵守之燕尾以北開城留守韓仁及都事洪霆守之甲串以下僉知俞省曾守之仙源以下柳廷亮守之廣城以下尹新之守之韓興一鄭百亨任善伯各率家僮坐南門上懷息君率諸宗親坐東門上閔光勲呂甫弘二三朝士坐西門上北門則人數不足不得守人皆憤惋事甚急遽加以毀堞而頽壁四面無完遽捨長江天塹之險以空拳還守毀堞之中

賊兵屯聚津頭放紅夷大砲砲丸越江度陸數里聲震天地莫不摧爛慶徵敏求恒恟失措乃避于倉舍之底一軍撓亂不成行列慶徵還入府城二大君及金尚容朴東善趙翼等亦偕入戶郎任善伯曰奈何欲捨天塹之江而入

守破毀之城耶國家存止在此一舉身為大將凌不可退縮以沮軍心大君以為然固止慶徵慶徵慌忙失魂不知所言時張紳以舟帥大將猝發廣津泝向甲津而時當下弦潮水甚少達夜刺艍二十二日曉僅至甲串下五里許姜晋昕率七艍任甲串與賊力戰陷數隻晋昕艍亦被大砲所中軍卒死者數十晋昕身被賊矢而所奪賊矢及他戰具亦多晋昕所領艍甚少紳所領舟師甚多見賊勢急無意前進晋昕擊鼓麾旗催督紳終不進晋昕呼於艍上曰汝受國厚恩何忍如此吾將斬汝紳終不聽順流而下時井浦萬戶鄭地德浦僉使趙宗善為先鋒地陷賊艍一

隻將欲前進紳擊鉦退軍地等皆退

賊初疑設伏不為發艍一隻忽然前進一手持盾一手搖櫓步行繞岸而北周望四無蔽兵處遂以白旗招之賊艍蔽海而渡中軍黃善身力戰死之張紳艍中無一人下陸者慶徵敏求已捨馬入水乘小艇與紳同載而走矣千搃具元一罵紳赴水死

官軍不戰自潰於是賊乘勝四十餘艍亂渡爭先叫噪之聲動山掀海趙翼李弘進奮欲一戰而事無可為自投水中艍人拯之而活賊如八無人之境而作隊而向城府但見劍光如電嬪宮聞事急痛哭步出關門外欲出城航

海備局堅不開門以諺字懇請不許乃招內官金仁徐後
行林友閔權俊俞好善五人托以元孫曰吾與大君當死
於此不忍見元孫之同死爾等抱此兒出避不幸不得渡
江隱伏山谷間死生之際汝其善處仁等抱元孫到城門
大呼曰吾奉元孫若不開門當斬守者閔光勳始令開門
乃得出光勳及宋國澤呂爾弘閔析柳邈李義道部將閔
又祥等議曰元孫已出守城何為皆隨去國澤見仁所騎
馬疲換騎而行至海上有艍艍崖若相待者然乘艍浮海
數日至喬桐聞孔耿二將欲搜索諸島自喬桐移注文島
仍向唐津時注文島人大會津頭問此艍來自喬桐否艍

人詰其所問島人曰今夜島中諸人夢有艍擁五雲自喬
桐到本島故問之云

賊入據正殿中分城之半處我衆而置世子嬪于西偏嚴
兵圍守作信標數十給宮中傳令人字皆胡書無此標者
不聽入焉尹炗進至宮門見出入者必帶標不八而退
嬪宮知無可奈何取刃自刎侍人急進扶持不至大傷尹
昉蒙下隸冠服走匿閭闔清將使謂曰聞大相在城中
可出聽言我欲為和好耳乃使內官求得昉令出城見之
賊將約曰我當入城牢約而我軍在右爾等在左爾無不
信昉即開門迎之賊乃驅出土夫於城外令分左右而立

人莫知其故列立訖立紅旗盡斬居左者遂全軍八城留
九日逼出淑儀嬪宮及兩大君大君夫人遂縱兵大掠盡
燒公私廬舍斬伐繫累一島魚肉然後驅而渡江向南漢
而行嬪宮一行令本國人陪行渠兵在後而頗致恭敬遇
溝渠絕險處填之成陸而渡請行水深處以本國馬乘孱
羸與宮人換騎而渡取褥席被鞍不以渠所跨遽相換蓋
欲以此聞于山城誘我出拜而大抵清人之搶掠不如蒙兵
之暴戾貪淫也○殺戮無常惟崔鳴吉家屬勿令侵犯使
人持令旗求之收聚一處

李垌及尹新之皆在防禦野厥父在於城中賊滿路塞皆
自乘艍以避以此亂定後俱被重劾俞省曾等不為防守
亦先逃去

韓興一呂甬徵換着新衣曰初見異國人不可不整儀表
先自八拜言於賊曰國舅姜碩期亦在此蓋欲招入以混
其迹碩期托病跛蹙久而不前賊竟捨去碩期初欲自決
嬪宮亦欲從死為兩大君所挽未果

戶曹正郎許稚佐郎任善伯受命留都晝則避伏白岳夜
則還曹七晝夜賊勢大張不得守護乃與留都大將及叅
議南銑相議常平倉銀一萬二千餘兩本曹紬緞青布等
物槩黑夜潛置白岳山中擇輕寶二十餘駄使善伯領八

江都二十一日冒夜潛行自白岳由弘濟院從間得達二十三日纔到江都翌日賊騎搶掠於津頭其後椎死於亂兵

死節

領府事金尚容知事已去在南門樓踞火藥櫝上權順長金益兼在傍麾之不去曰相公獨為好事耶尚容遂投火於櫝中飄揚登空無所見尚容孫壽全時年十三命僕使掖去兒挽衣泣不去曰當從翁死僕亦不去皆死前判書李尚吉前都正沈覲司僕正李時稷主簿宋時榮前監司鄭孝誠等皆死之○初生負金益兼尹宣舉別坐權順長

分隸城堞約與同死至是金權同死於南門樓尹宣舉變名為珍原君從者得脫

出城時國書

二十七日遣李弘胄崔鳴吉金蓋國持國書出往虜營書畧曰今聞皇帝陛下旋駕有日若不早自趨詣仰觀龍光則微誠莫伸追悔何及第惟臣方將以三百年宗社數千里生靈仰托於陛下情理誠為可矜若事有參差不如引劍自裁之為愈伏願聖慈俯鑑血沈明降恩旨以開臣安心歸命之路

弘胄等曰早欲朝謁畏兵威未果幸蒙赦宥明欲出城倘

蒙聖明之德得免異域之鬼何幸何幸答曰今則可矣待更諭出來朝廷取各司文書焚之不欲以奴賊等字載在文牘為清人所見也

禮判金尚憲引繩自裁幾至命絕羅萬甲適往救之翌日又有將送胡陣之議故竟不死

吏叅鄭蘊自分以死鄉人曾有請銘者搆製使其孽子傳給有詩曰生世何熾險三旬月暈中一身無足惜千瘵亦云窮外絕勤王士朝多賣國兇老臣何所事腰下佩霜鋒又曰砲聲四起如雷震衝破孤城士氣恟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茅屋踈澁容又作贊曰主辱已極臣死何遲舍魚取

熊此政其時陪輦出降臣實恥之一劔得仁視死如歸乃以佩刀自刺其腹流血滿衣衾尚不死笑謂人曰讀古書不解其意今日我之不死雖謂之詐死可矣古語曰伏劔而死伏則犯五臟今而後始知伏劔之義畧無戚之容二十八日三大臣八侍金塗請以金尚憲鄭蘊尹煌父子吳達濟尹集金壽賢金益熙鄭雷卿李行遇洪瑑等十一人出送虜陣蓋以難於取舍而尚憲近日言論多所觸忤於塗故也羅萬甲責洪瑞鳳使之送言于塗曰十一人太多更為請對抄送若干人為當塗答曰今聞公言必知某也當送某也不當送若示指可送之人則當從之副學李

景夔待大諫朴潢八來欲與之力爭潢曰先爭於相臣然後八對未晚也遂往見溼曰出送數人可以塞責不須十餘人吳達濟尹集當初力主斥和此非私罪今送兩人亦甚不忍而與其終不得免豈若止送此兩人乎溼曰廟堂的指可送之人如今言則吾亦何至多請今以令言只送此兩人潢曰若使吳尹子弟之情言之終必惡我以朝廷之事言之與其多送不若少送之為愈也文舉初不干於斥和之議而以其請代父往亦置出送之中因潢言得免

講定節目

洪瑞鳳崔鳴吉金蓋國出虜陣講定出城節目賊曰近日

寒甚無乃為勞瑞鳳曰得奉勅旨如大旱之得雨也曰麻浦上築受降壇將成明日不可不早來行禮則從古有規例而第一等節目將不用之第二等節目行之為可曰國王常服袞龍當以此現耶答曰不可如君等所着藍色服可也曰出自南門何如答曰有罪者不可出正門出自西門可也行禮後即當復于京闕爾無不信出征之卒下道三千北道三萬皆以傳令招還明日宜早來世子大君及公卿子弟帶去之事皆議定皇帝仁聖必另加愛恤頂勿以去國離親為恨也俘獲人民則約降以後所得及江都城內人當放還而餘皆擄去

其夜龍馬持汗答書來傳書畧曰明朝所與誥命冊印獻
納請罪絕其交往去其年号一應文書奉我正朔爾以長
子及一子為質諸大臣子若弟為質朕若征明朝降詔調
爾騎步每師刻期會處不得有誤朕今回兵攻取檄島爾
亦可發艇五十隻大兵將回宜獻犒軍之禮聖節正朝冬
至慶吊等事俱須獻禮命大臣內官奉表箋詔勅使臣迨
送母違明朝舊禮軍中俘係自過鴨江後若有逃回者執
送本主若欲贖還請從與內外諸臣締結婚媾以固和好
新舊城垣不許繕修爾國所有凡良哈人俱當刷還日本
貿易聽爾如舊爾以既死之身朕復生之全爾垂亡之宗

社完爾已失之妻孥爾當念國家之再造毋違信義歲貢
物目黃金一百兩白金一千兩水牛角弓面二百部丹木
二百斤環刀二十把豹皮一百張鹿皮一百張茶一千苞
水獺皮四百張青黍皮三百張胡椒十斤好腰刀二十六
把好大紙一千卷好小紙一千五百卷五爪龍文席四領
各樣花席四十領白苧布二百疋各色細紬二千疋細麻
布四百疋各色細綿布一萬疋布一千四百疋米一萬包
自己卯秋始貢

二十九日崔鳴吉李穎達領吳尹出陣國書曰小邦曾有
一種浮議頗得壞誤國事上年秋後臣摘其尤甚者若干

人并為斥出而首倡臺諫一人當天兵到境時差送平壤
庶尹督令即日進前或為兵前所獲或從間道赴任俱不
得知今在城中者雖或有和附雷同之罪比前被斥者則
輕重相懸然臣若終始持難則恐陛下疑臣有所容忍故
查得二人送詣軍門以待處分云云清主各賜鳴吉貂裘
及酒執吳尹問曰爾何使敗兩國之盟乎達濟曰我國之
於大明臣事三百年知有大明而不知有清國僭号遣使
身為臺諫安得不斥和乎清主笑而留之○吳達濟尹集
將赴清陣氣色畧無異於平日上引見痛哭賜酒曰汝等
父母妻子予當終身顧恤此時勿念達濟等亦涕泣拜辭

而出集兄榮時任南陽府使罵賊不屈而死壬辰立節校
理暹其祖也一門三節世人稱之

吏曹叅判鄭蘊上疏曰臣之自決正為不忍見殿下今
日之事而一縷殘命三日猶存臣實恠之鳴吉既使殿
下稱臣出降君臣之分已定矣臣之於君不徒承順為恭
可爭則爭之彼若求納皇明之印則殿下當爭之曰
祖宗受用此印今將三百年矣此印當還納明朝不可納
於清國云彼若求助攻天朝則殿下當爭之曰明朝父
子之恩清國亦知之教子攻父有闕倫紀非但攻之者有
罪教之者亦不可云則彼之凶狡亦必諒矣伏願殿下

以此二者爭之不為得罪於天下後世云云

城下盟

三十日是日大霧日色無光 上與王世子俱服藍戎衣只以從官輿僮限五百人從西門出蒞城哭送聲動天地時汗築壇於三田渡為九層階上覆黃金帳幙下鋪蛟龍錦褥中排黃金床方坐於其上彈矢為樂 上屏去侍臣只羣公卿承旨翰林注書步兵百餘步行龍胡前導而行上行三拜九叩頭而已龍胡以清帝言請 上登壇清帝南面坐 上東北坐清王子三人以次聯坐世子坐其下鳳林麟坪又坐其下我國侍臣賜坐於壇下東隅被擄諸人坐於

壇下西隅進茶一巡張樂鼓吹汗使龍胡傳言曰兩國今為一家矣欲觀射藝省辭以不能俄進饌極其豐厚酒三行命撤 上請辭從西北隅出地坐田中龍胡以汗言請嬪宮大君出見士夫家屬被擄者咸聚一處觀者泫然龍胡又以汗命來贈白馬玲瓏鞍貂裘又賜兩大君三公五卿承旨各一襲詔曰奉 主上久勞山城故茲以相贈云云又問明朝所賜誥命王丹所在三公答曰王丹已失於丁卯亂誥命已送于江都追納為言 上地坐以待酉時量始令還都世子及嬪宮鳳林暨夫人將以北行淹留又出崔鳴吉家屬與之鳴吉頓首謝○洪翼漢時在平壤任所始命甌

山縣令邊大中執送瀋陽大中縛束窘辱使不得衣食

還都

是日暮到松坡只有二空艍泊岸從官爭渡急攀御衣被
擄男女擁路呼哭曰吾君捨我去乎上於馬上痛哭東陽
尉申翊聖曰此足以雪恥中興也夜深後始還宮蒙兵擄
掠如前從官人馬任接關內不敢出矣時閭閻蕩殘自鄉
校洞口左右市肆行廊及大小廣通橋傍人家皆燒盡鷄
豚鵝鴨絕無所見只有吠犬飽人肉而狂走

王世子北轅

二月初九日九王撤還 王世子及嬪宮鳳林大君與夫

人皆從北行 上幸昌陵路左送之百官踟痛 上亦泣
下乃以南以雄假大諫啣從行大諫朴潢叅議金南重擢
為賓客輔德黃一皓兼輔德蔡裕後弼善曹文秀兼弼善
李命雄文學閔應協兼文學李時稷司書徐祥履兼司書
鄭雷啣說書俞榮兼說書李檜從行鄭雷啣則自請行黃
一皓以林棟請代其行人謂一皓有友無母翊衛官多有
托病晷避乃以武士代之武士念亡不已識者痛之

汗北歸

十三日汗解圍北歸路出楊州分三路作行孔耿由水路
向椴島蒙兵踰鐵嶺渡豆滿江而去合兵十二萬矣一二

胡人押去我國被擄數百人作隊以行終日不止莫敢逃
後瀋陽市還者六十萬而八於蒙古者不在此數時上
送汗于東郊還宮時不由大路由西山入新門蓋不忍見
被擄人矣

論罪諸將失律

時臺啓方論諸將失律都元帥金自點沈器遠副元帥申
景瑗江原監司趙廷虎等詣闕待罪特命遠竄張紳賜死
而不為結案上命之自盡家在西門外許其自縊禁府
都事亦不親見以此都事見罷人言藉口疑其逃生至於
承旨洪瀨啓請剖棺上不許金慶徵則臺諫初以按律

論啓謫江界更以前判書金時讓前叅判俞伯曾疏臺論
更發拿來賜死李敏求圍籬寧邊姜晉所以不能善戰使
賊渡海初配遠地臺諫更請拿來梟示忠清水營軍官及
下卒詣闕號哭累上言於備局伸其至冤竟未免死初慶
徵同在禁府聞賜死命下慶徵號哭失儀晉所笑謂慶徵
曰雖哭可免乎飲食自若以其寶劍與獄卒曰此是利劍
以此速斬我而汝持去蓋艱上力戰無如晉所而終至於死
臨死又從容如此人皆惜之水營軍卒如悲親戚云
前判書金時讓劄畧曰敗軍失律者即軍中斬之古今常
法張紳金慶徵等有何可鞠之情耶李叔蕃定社元勳獻

廟以驕恣削其勲籍紳陷沒宗社之罪孰與驕恣 殿下不正邦刑使之自盡是何足解神人之憤乎聞紳之自盡也直入其家而死國法刑人於市與衆人棄之之意安在金吾即失職之罪不可赦臺諫尚噤不言是何意耶大亂之後在朝之臣當洗濯私意一心奉公庶幾回天意挽國勢今不有一國公是非惟以濟私為急務終置國家於何地云云

杞平君俞伯曾疏畧曰上年秋塗之斥和甚峻 殿下特下賊若深入體察難免重罪之教自後附會和議尹集之縛送尹煌之論罪塗實主張當初清人之請出東宮也塗即勸出願為隨行及夫北轅也辭以老病塗以質子慶徵官高遭喪懸錄名下具宏大言曰東宮爵位不及慶徵耶

中殿初暮才過慶徵獨在母喪耶塗即寢其事慶徵檢察使出於塗之自薦為一家避亂計也先濟家人令 廟社嬪宮留津頭三日內官金仁失聲痛哭此非但 殿下之罪人乃金仁之罪人也為大臣者若以此梟慶徵之頭則張紳何以遁去江都何以全陷乎計不出此任其狂童耶為昉烏得無罪乎慶徵以為敏求即勝己者一動一靜無不問於敏求江都号敏求為慶徵乳母敏求之罪與慶徵何異哉津頭將失守也昉乃竄匿民家非但 廟社污蟻終乃拜手

賊陣而至於罷職公議何時得見乎張紳使之自盡安有
自盡之軍律乎其實與不殺何異哉沈諱以假王子假大
臣之說訴於清國國事大誤而不斬其頭尚保首領可勝
痛哉疏八留中不出○時兩司絀請金塗削黜上命罷職
八月削奪自內司計朔須廩冬伯曾為大憲更請昉塗栴
棘安置上曰以予捺之似非公言久後始門黜

改造列聖神位

初清兵到江頭人皆謂列聖神位當舡載以避宰臣謂不
可先去以動民心及清兵渡江奉瘞于地而為亂卒所掘
散擲不收至驅向山城之時提調尹昉始收八藁藁馱之

於馬使婢僕騎以行入城之時謂日已暮仍不向闕直至
其家置堂中翌朝懷恩君德仁馳往昉家欲奉還肅寧殿
神主則昉指堂隅藁藁曰君可自擇

宗廟破毀奉安神主于時敏堂奉安一櫝中以一位遺失
之故提調尹昉罷職上自奉宙神主觸傷油染之主皆命
改或以為不當改久而未決仁順王后神主見失文宣王
后神主破傷又四位又多觸傷油染修理提調朴明樽疏
請并改上引見大臣改造二十九位四月二十八日奉安
○三司俱發論昉按律再被罷黜一為付處未幾而死昉
斗壽子廢母廷請日禍色在於眉睫而昉厲聲曰吾則不

參睨視朝班緩步出來坐此遠窳少時樹立豈不卓然而
末年江都不能死節被擄虜陣身名俱滅惜乎士大夫晚
節難矣哉

賞罰

上臨慕華館犒饋賜金塗申景楨具宏李時白旣馬自餘
諸將論賞有差扈從百官賜秩二級及守堞扈從人各以
一技赴庭試諸道將士未及赴援者雖有戰功勿論宰臣
侍從落後者削職其餘落後罷職不叙趙翼以重臣落後
避居南陽轉入江都百官自江都逃還者并拿囚

年號

四月始用清崇德年號傳曰吏曹書崇德噉判崔戶曹書

丁丑戶判李景稷禮曹書崇禎禮判姜碩期病外方亦然其意

雖善不顧憂國政院知悉舉行 蔡聖龜有詩曰三綱已
絕國隨傾公議千秋愧汗青忍背神宗皇帝德何顏宣祖
大王靈寧為北地王謀死肯作東總賊檜生白首潛行長
痛哭穆陵殘日照微誠

三田碑

清人撤還時使立勝捷碑於三田渡大提學李景奭製
判吳竣書參判呂甬徵篆清國及蒙古番文并書一碑
其文曰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皇帝以壞和自我始

赫然以武臨之直擣而東莫敢有抗者時我寡君棲于南
漢凜々若履春冰而待白日者殆五旬東南諸道兵相繼
崩潰西北之師逼峽內不能進一步城中食且盡當此之
時以大兵薄城如霜風之捲秋穽爐火之燎鴻毛而皇帝
以不殺為武惟布德是先乃降勅諭之曰來朕全爾否則
屠之有若英馬諸大將承皇命相屬於道於是我寡君集
文武諸臣謂曰予托好于大邦十年于茲矣由予昏惑自
速天討萬姓魚肉罪在予一人皇帝猶不忍屠戮之諭之
以此予曷敢不欽承以上全我宗社下保我生靈大臣協贊
之遂從數十騎詣軍門請罪皇帝乃優之以禮拊之以恩

一見而推心腹錫賚之恩編及從臣禮罷即還我君于都
城立召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禁暴勸農遠近之雉鳥散
者咸復厥居環東土數千里山河即依舊矣霜雪變為陽
春枯旱轉為時雨既亡而復存已絕而復續此實古昔以
來所罕有者也漢水上流三田渡之南即皇帝駐蹕之所
也壇塲在焉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壇所增而大之又伐石
以碑之垂諸永久以彰夫皇帝之功德直與造化而同流
也豈特我小邦世々永賴抑亦大朝之仁聲武誼無遠不
服者未始不基于茲也顧摹天地之大畫日月之明不足
以彷彿其萬一僅載其大畧銘曰天降霜露載甫載育惟

帝則之并布威德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々轟々如帛如
紕西番窮髮暨夫北落執爰先驅厥靈赫々皇帝孔仁誕
降息言十行昭回既發且溫始迷不知自貽伊戚帝有明
命如寐之覺我后祇服相牽而歸匪惟恒威惟德之依皇
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我矛何以錫之駿馬輕
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后言旋皇帝之賜皇帝班師哀
我蕩柝勸我穡事金甌依舊翠壇維新枯骨再肉寒菱復
春有石鬼々大江之頭萬載三韓皇帝之休

清人破椴島

四月孔耿兩將造艍於龍山直犯椴島我國以柳琳為大

將林慶業為副將與之偕往用慶業計以艍五十隻夜半
潛渡靛島之弛備處平明八城彼此砲射大作俄頃下陸
搏戰漢人列守海岸者又盡被殺搃兵沈世魁知事不濟
踞床而坐馬夫大亦結陣對坐屢使諭降不屈乃送劔殺
之漢人千餘聚於高峯決死戰終不降漢民前後死者四
五萬人大呼曰天朝於朝鮮有何大讐乎蓋我兵殺掠漢
人甚於奴賊故也世魁以估販賤隸終樹大節誠天下烈
士也

變通謬例劄

右議政崔鳴吉上劄書畧曰朝廷者四方之紀綱大臣者人

主之腹心臺閣者人主之耳目使股肱耳目各職其職者
乃腹心也然以國家近規觀之雖才如管葛望如王魏恐無
展布之路也何者署事罷而大臣失其職即薦作而兩銓
失其職避嫌起而臺閣失其職 殿下不欲為治則已如欲
為治則此等謬例宜在變通署事之規中廢已久誠難猝
復亦須稍加裁酌今之備邊司即宋朝樞密之制而權設
之地事多苟艱臣謂易其稱号如古者中書樞密而有司
堂上擬望受點有實職則稱兼帶無實職則為實職其他
堂上亦於政目下批則體統尊而事有法度既無權重之
嫌又無地輕之嘆而國事可濟矣本朝多少除拜皆出銓

長而獨吏兵郎官使郎官自薦而堂下清望皆出郎官之
手故銓即權重視為必爭之地此乃黨論之根柢也 宣廟
深惡此習特命罷之而弊風未盡雖無即薦之跡實存即
薦之規若不痛革此規則黨論無時可息朝著無時可靖
矣古者臺閣各自言事人各得盡所懷而忠佞枉直易於
辨別今者臺閣論一細事必求僉同一有不合避嫌蜂起
使不得遂其見人非克舜不能每事盡善獨於臺閣何可
責其無纖毫過差乎惟不得不避嫌者有二焉或 上有嚴
旨或有被人顯斥則陳情求退以俟公議既許其出則不
必再避也今日所陳乃是變通謬例不過一號令之間願

以臣言下廟堂令政府六曹三司長官合議處之 上嘉
納

封勅

十月清使龍骨大來頒丹封勅新印符令三公六卿士大夫家相為婚姻又令羨色侍女八送龍骨大等作挈受賂罔有紀極而至於勒納房妓遠接使李景曾屢度防塞且為啓稟龍胡等致辱無數朝廷不得已許之

三罪疏

十一月禮曹判書金尚憲南漢圍解後直歸安東光廬至是辭加階疏曰臣實心於擢髮數罪之書失性於天地翻覆之日無復立朝從仕之望輾轉流落朝夕且盡不意扈從諸臣俱受賞加而臣名亦在其中臣始焉驚疑終焉慚懼方駕駐山城也大臣執政皆勸出城而臣以死守之義敢陳榻前臣罪一也降書文字所不忍見臣手毀其草痛哭廟堂臣罪二也兩宮親往虜營臣既不能碎首馬前病不隨行臣罪三也臣負此三罪尚逭刑章豈敢與大夫之終始執羈勒者同蒙恩數也夫以千里為讐人役古今所羞每思先王奏文萬折必東之語不覺涕泣沾衣也前禮曹判書李安訥卒号東岳田園遍一國世補素封好施與好文章清陰誌其墓曰孝子廉士世無異論文苑循

良史有同符

清徵師

戊寅十六年清人將犯錦州徵師於我朝論發五千兵砲射參半差柳琳為副將而上將以秩高者擇差留屯義安之間以聽調用於是遣上將李時英副將柳琳等到通遠堡馬將責以師期違誤即令退歸清人大怒責言日至舉朝恟懼裕且不測鳴吉陳於榻前曰我國大臣一二人為助兵事死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况此事臣實主之臣請自當於是遂馳往自首將行上延見慰諭賜豹裘一襲資送有加至瀋陽清人列坐衙門詰責曰今此徵兵乃大國

重事何人敢為沮塞乎鳴吉曰我身為首相凡國之事無不主管此事專出於我惟願一死鳴吉不少懼以身自當清主義而釋之

請改娶疏

時士大夫妻妾之被擄贖還者無不依舊同居而新豐府院君張維獨以為失節之人不可為配以奉先祀厥婦贖還後陳疏請令子改娶右議政崔鳴吉以為如此則怨女必多遂防啓先是壬辰之亂士夫婦女陷虜生還者其夫家請離移宣廟教曰此非淫奔失節不許至是上教依宣廟定例施行維死後夫人更為上言上命只許此人

勿以為例

臺啓

金尚憲
鄭蘊

臺諫柳碩朴啓榮李桂等啓曰臨危負君人臣之大罪苟不舉法以治則其流之害將至於臣不臣而國不國可不懼哉當南漢出城之日敵情難料事機叵測凡在臣民孰不危懼痛迫惶惶罔極金尚憲以殿下之重臣求死不得則義不可後而托病僵卧終不出見棄位宵遁人臣分義是可忍乎如使尚憲腐心喪性迷不知方狂奔疾走顛仆道路則其情憾矣有可取者顧乃迂往春川尋挈家累踰嶺擇便偃卧土床扈從賞加乃是恩典而封還教旨若將

况焉其為不敬莫甚於此况春宮異域之行已決於在城之日職在賓客分義尤重而初無願從之意終負拜送之禮其與孫傳之請從一何相左耶此而不治將無以明是非於後世豈可置而不論乎物情共憤久而愈激尚憲請命遠竄人臣之事君見危授命固無可去之義則叅判鄭蘊自刃不死不能轉側既不得扈從於出城之日病已之後義當來覲而邁之歸鄉既無顧戀之意自潔其名不念分義之重為人臣子安敢如是請命罷職時上已不快於尚憲及蘊至是頗入其說吏曹叅判李景奭曰金尚憲鄭蘊等所執乃堂上正論何可罪之願聖上平心公聽勿

使偏蔽 上曰尚憲不問其君不哭其兄果謂得其人倫乎
此時論啓雖鳳鳴朝陽可也後因臺啓竟削職

鄭雷卿死

己卯十七年胡差鄭侑壽即我國殷山俘奴專管我國事
侵暴陵轢罔有紀極弼善鄭雷卿痛其反噬欲為除去而
不得會清人之仇侑壽者發其受賂事鄭雷卿與司書金
宗一院吏姜孝元密謀欲證成其事而誅之矣事先洩侑
壽來詰咆哮事將不測從官相與議曰雷卿必死可援世
子庶清人有所顧忌不深治也朴簪獨曰吾等從世子委
命於不測之地藉令世子真與其事為臣者宜匿之身自

當焉况其所不知乎脫有危難吾等安所逃罪乎諸公遂
止世子欲親救之司書鄭知和贊之世子以問簪對曰臣料世
子之言必不入祇取辱耳願 世子徐觀清人之氣色可言
則言毋輕發也世子既行清人沮之乃還雷卿遂就死臨
命有詩曰三良昔死遼河濱閉塞浮遊夢有隣今招阿震
添新伴共訪令威作主人孝元無異辭同死宗一得免竄
嶺表

清徵舟師

時清人將犯登萊徵舟師遣平安兵使林慶業黃海兵使
李浣章舟師往赴之慶業等密使三艍至登州喻意于都

督軍門至北汎口與都督所遣兵相遇終日交戰兩軍無一死傷我卒二人忽投海為天兵所得翌日付一封書還乃皇帝所賜備言壬辰東征之息及目今危迫之勢且有縛奴賊以來則分天下封萬戶等語一日慶業喟然示捲甲歸正之意浣曰其於貽禍本朝何到蓋州遙見檣帆隱映發砲揮軍天兵覺而走避時清欲以我師破錦州衛仍欲驅之深入慶業故使糧械腐爛舟楫傷破後十餘日更令前進登萊浣以艤傷糧乏以死拒之汗曰然則還歸爾國慶業等遂持半月糧從陸路還

金尚憲疏斥和

前判書金尚憲疏曰臣近日聞道路之言朝廷從北使之言將發兵五千助瀋陽犯大明臣聞之驚惑以殿下撥亂反正之大志卧薪嘗膽今已三年于茲雪恥復誓庶幾指日可望豈意愈徃愈微事之曲從終至於無所不至之地乎自古無不死之人亦無不亡之國死亡可忍從逆不可為也皆曰彼勢方強違之必有禍臣以為名義至重犯之亦有殃與其負義而終不免之曷若守正而俟命乎今若棄義忘息忍為此舉則縱不顧天下後世之譏將何以見先王於地下亦何以使臣下盡忠於國家哉

獨步

時相臣崔鳴吉備將為宗社誦意畧存狀移咨陳都督弘
範冀得轉聞于皇上而海路遼復書狀浮沉不可知欲得
一信使更暴小邦情事戊寅秋江邊邏卒得一僧名獨步
本以我國人丙子以事往椴島曰亂不得還轉入中國留
洪軍門承疇幙府為詞東事出來者也平安兵使林慶業
即報于鳴吉鳴吉使之津遣輦下招見與語為人慷慨善
辭令可托以事於是鳴吉與機密宰臣議具奏文付諸獨
步由水路入送中國別具一咨抵洪軍門獨步凡三次往
來而始得回咨畧曰貴國一段苦情天人共鑑卽為轉
達天聽則惻念遐方甚為勤功貴國歷世貞順勞不可泯

雖暫迫時勢見窘於虜中朝文武方切齒軫念豈復忍督
過安心協力以效素榆賢王以英明之姿遭陽九之會胡
馬猖獗荐食屬藩而我不能整師剪滅此乃貴國之劫數
也貴藩世效忠順一朝行成於虜執窮力屈莫可如何此
亦聖明所深惻也 登萊亦遣差報謝艍泊宣川畧平安
監司鄭太和馳送一裨持書令府使李娃厚給資糧而遣
之往來海路必過清國壤畧故清人規知之怒我與天朝
相通遣其將于義州詰之朝廷捐萬金行計得不究而汗
之疑未釋也

巫蠱

時上寢病而宮中有巫蠱之變蓋自仁穆大妃昇遐後宮中多有帛書不道之語上疑貞明公主家以御札問張維維以不可起獄為對三問對如初上投書於地教鳳林大君曰汝之婦翁固執如此何可與計事也至是上送一外戚重臣於崔鳴吉家諭之曰吾病日甚沉痾而可疑之端已彰不得已將出外庭治之卿宜知此意蓋上意疑公主也鳴吉對曰先王骨肉只有貴主今若起獄則當日反正之意安在哉且巫蠱事自古多曖昧難明後數日上果下教欲逮治主家婢子而鳴吉入賓廳陳啓只請移御別宮拿問宮人輩上嚴批不許鳴吉屢請之上大怒遂以特命

有越次赴瀆之行又於玉堂劄請點巫女之批有曰有一相臣外為大言內懷不直草_二治獄終不叅鞫其意難測而前後臺官不以為非獨於迷劣女人兩司齊憤至於合啓割鷄焉用牛刀鳴吉至於龍灣上劄曰今此宮中咀呪之變乃舉國臣民之所共憤而愚臣適意終有忌咒之嫌求厥善後轉覺難處宣祖大王子女雖多公主大君最為晚出未及長成仙馭賓天曩時之事言之於悒今獨公主在耳今若以曖昧難明之事轉輾延累使公主驚懼傷心不得盡其天年而死則為今日首相者安得辭其責亦將何以見先王於地下向使愚臣徒懷一坳之念輕起大獄

甘心於 宣祖之骨肉而曾不以為難則是誠難信之臣
其他日負 殿下亦猶是也 殿下亦安用之哉 時永安
尉宮人多被拷死 褚將不測 李植力持救解之議曰我在
時永安不可殺

曹漢英密疏畧斥和

持平曹漢英疏畧自變以來至今四五年朝廷之恬愓士
論之携貳勲貴之豪華武備之弛惰日甚惟以竭力以事
敵求媚而乞憐為萬世不拔之業而惟彼變詐之計百出
溪壑之欲無厭逃還向化之推既責之以必不可能而至
情之所不忍割大義之所不忍背者又迫之以必不可為

噫其真虜狼也今以出還 世子愚我而脅令八送元孫大
君此其心不難知八于彼者難可出而出乎此者猶外府
故也就令并為八送盡如其言之後托以上候平復旋趣
世子八來或有加於此者則未知今日朝廷孰敢開口抗
言還我元孫大君而後 東宮可八乎其執終至於舉族北
轅而淪陷於異域其為計狡且慘矣如彼閭閻士女之
係擄莫不贖還公卿質子之八送多以踈屬而獨 殿下三
子一孫無一人在膝下古所謂勿生天王家者愈信臣之
愚計自今 元孫雖已在途而及其未出我境尚有轉危之
機云云又曰驅子遺之殘氓助寇誓而攻父母非但 祖宗

在天之靈盡傷於冥之中而抑恐國家無以自立於天下也縱緣強暴之驅逼不得自由於其間而既闕一介之使陳情於出城之初又無咫尺之書先通於出師之前未知國家將何以逃不義之名於後世乎云云

北囚

金尚憲曹漢英
蔡以恒朴漢

庚辰十八年十月清人微聞柳碩等年前啓事而未詳何語龍骨大等來到義州招致領相洪瑞鳳吏判李顯英都承旨申得淵前叅判朴漢百般恐嚇威劫不已得淵大惧哀乞於鄭命壽命壽曰橫議之人一二直告則當生得淵乃書示金尚憲曹漢英幼學蔡以恒名龍骨大脅領相洪

瑞鳳等使聯名馳啓執送尚憲等舉朝失色姜碩期劄陳不可送領中樞李聖求請以尚憲除貳師入送以明其死不受官之事

時清人領尚憲等三人入瀋陽拘留得淵亦見囚自北館押致于衙門質可王坐衙刑部官齊會請世子坐于西壁先問尚憲曰國王下城何不隨來答曰病重不得陪往又問病果重則何以轉往遠處答曰待病差下去又問不受官爵還送官教何也答曰君臣之間有同父子凡有所懷不得不言身雖老病豈無愛君之心但雖有所言不見採用爾國事有何以吾言不成之事耶辭氣凜然不少屈挫

鄭命壽亦敬服傳語於刑部官時改甬國為此處冀不激怒也 次問漢英曰甬以何事陳疏乎答曰國王久在調攝之中罕接臣僚庶事委靡請於卧内頻接大臣講論治道上疏不過如斯而已萬一橫議則自當退去耕田而丁丑赴舉登第舟師之時身為兵曹郎官與調軍兵其無他意據此可知矣 次問蔡以恒曰甬則以何事陳疏乎答曰鄉居之人無與知朝家之事而只以賦役偏重為悶畧陳均賦之意矣又問曰所謂賦役指何等事而言耶答曰我國之計田出役而量田後田稅刷馬等役比前倍重故疏陳其弊而已矣 問得淵曰漢英以恒兩人所言如此甬

之當初所言何其相左耶得淵答曰此是吾以宰臣在瀟時事也龍將嚴問之際只以傳聞告之疏中辭意實未的知矣命壽瞋目叱之曰吾雖在此朝鮮之事豈不知乎一日上疏不知其數若不及此處之事何以發告乎灣上言於我者如是甬何敢乃甬得淵曰實未見其疏只以傳聞言之耳

質可王與諸人相謂曰金尚憲果是望哥望哥清語所謂極難之補使刑部官三人立謂曰金尚憲等四人橫議紛紜使國家傾危生民不安四人之罪一樣當死還送北館牢鎖

一日龍胡等以清主之命來告世子前曰北館四人之罪在法當死而今番十二件事本國皆既自服四人亦即押送故皇帝特贖既往之失四人等從當思量處置朴潢亦有可問之事從速八送可也仍辟左右密言蓋滿千精砲五百火兵自備糧餉三月二十日到此現點事也 朴潢亦於明年三月來囚北館

請改宣廟實錄疏

辛巳十九年大提學李植上劄曰我東文物人才莫盛於宣廟之世雖守義遭亂既崇而圯天心克享邦域再奠莫非聖人殷憂之所啓而簡策所載宜莫詳於此時不幸廢

朝間之竒自獻為摠裁而李爾瞻朴槿等專任修撰陰削舊錄自加誣筆是非名實莫不顛倒至其末年所書則敢爾滓穢日月之明掩蔽天地之大與章蔡之誣宣仁同一姦軌尤非臣子不忍言也反正之初李暉光任叔英等即請修正聖旨允俞而國家多故有司惜費回循忽忘以至于今每經變亂則史庫遺文及野錄家傳之書湮滅殆盡今又老成掌故之臣死亡廢散在朝者無一二若更數年則如臣等亦第就木耳目聞覩便成異代而次誣史遂行矣豈非臣子無涯之痛哉及此野言家錄未盡散亡委定文學博古之臣堂上堂下三四負皆以實職兼春秋而大

臣領其事就一間處開局首先訪求士大夫所藏記錄而
外方則以都事兼春秋博訪民間聚集上送取其不謬乎
是非名實者以為一類又取名臣善士碑誌狀傳各倣司
馬光百家表朱子名臣錄以為一類又取先朝名臣大儒
文集有關於典章者依祖宗朝著述并藏史庫之例一體
付傳則庶幾一代典刑尚有徵於來許也大臣議皆以植
言為是崔鳴吉請委植在家撰集植固辭春秋館啓請就
一空宇與僚屬會議速完泚之

光海表

辛巳十九年八月光海君卒于濟州○丁丑下城後自高

桐移配濟州申景禎具宏申景瑗申景禔洪振道移書喬
桐水使申景珍使之善處景珍不泚至是卒訃聞上撤朝
進素饌三日禮曹啓自上內間一次舉哀百官變服會哭
等項大臣議自內舉哀容或一道而百官變服等節恐難
輕議蔡裕後率郎官中使護喪各道監司陪行奠獻之具
命本道精備本道監司進任海岸檢飭諸事遣都承旨韓
亨吉致祭禮曹請葬以王子君一等禮特賜長生殿梓宮
易棺改斂賜光海女子田宅臧獲俾主其祀三年饋奠節
日仲朔祭需自官備給

迺陽府院君李時白劄曰臣伏見禮曹議啓其論光海則

曰積失人心謂殿下反正則曰遜位人君之惡只在於積失人心則其可廢之耶遜位二字豈可用於今日之反正乎光海自絕倫紀得罪宗社特一獨夫耳今其死也羨其衣服厚其棺槨有何不足而必欲待之以舊君喪何也擔軍之白布巾倣於何禮百官之廢服會哭行於何喪必誠必慎之語用於何地歟伊呂周召大聖人也何不以此禮用於桀與紂之喪也然則今日之禮官反愈於伊呂周召之聖乎伏願拿問禮官以定國是答曰禮判事意在涎厚斷無他腸也

揭旗朝鮮義士

清人徵砲手一千騎兵五百牽夫五百將犯錦州衛以柳琳為大將軍餉器械陸續入送是役也星州砲手李士龍及應敵求赴錦州與天將祖大壽對陣礮輒虛發為敵所覺屢刃不懼如是者三竟死於敵天將傑知之揭旗特書曰朝鮮義士李士龍○正宗癸丑特贈星州牧使旌其里錄其孫

北囚五人移拘義州

十二月金尚憲寒疾劇重始許醫官入見龍胡及命壽亦見得淵漢英皆有病色歸告清主曰金尚憲病且衰老他人亦有病云時李景奭以貳師八來亦以百計必畱生還

之意密陳於世子使舌官密賂胡將數人其去來輒謀於李景奭一日清主傳言於世子曰北館五人罪當死而特用寬恕今欲出送義州拘囚又欲送之錦州軍前使之立功自效何以處之世子答曰五人貫死寬典已多今者所聞實出慮外惟在大國處分龍胡八告復出曰五人令戴師領出義州拘置後處置世子遣中使賜酒尚憲扶病起拜作詩曰經歲遼河故國思一心猶幸近青闈明朝獨渡遼河去回首青闈淚滿衣欲拜辭世子衙門不許五人步過館前向門伏地涕泣世子出臨門望見使官官給藥貳師李景奭押來

殺黃一皓

先是義州人崔孝一關西大俠也得罪於府尹林慶業全家浮海入明朝為把搵時以書相通問本州諸豪將以送艍迎諸豪諸豪則將盡發一州士民縛取府尹李敏樹泛海內附約誓已定鄭侑壽突來見道伯鄭太和大訛出諺書一赫蹄其中一款乃前府尹黃一皓書也嘆服爾之所為曲護親黨云而列書與孝一同約者三十餘人曰爾捕此亂民至是清差二人直入關中與上附耳語仍納崔族諺書而崔族之名在書中者拿來捧招後清差使本國照律右相姜碩期欲律以絕島安置領相李聖求左相申景禎

直以處斬擬律於是兩差及鄭俞壽出坐南別宮門外百官列立後一皓及崔族張厚健等一時斬殺一皓就刑時舉止從容畧無怖色一皓判書慎之子為人慷慨擔當國事人皆惜之

崔鳴吉北囚瀋陽林慶業南走登萊

壬午二十年松山站之陷兵部尚書洪永疇降于清備言朝鮮送僧事宣川府使李雉與漢艍潛商事覺清將挾昭顯世子出駐鳳凰城縛致雉鈞問雉欲賣國以蘄生盡告移咨事仍書我國宰臣崔鳴吉等及名流十餘人以與虜清人迫令來置對君臣上下莫不危懼申景禎納林慶業

議以為雖有責言既無可證之端不如諱之鳴吉以為彼既偵知漢艍往來狀而有此舉今若不以實言之是益其疑且天下事未可知畢竟事發至於難諱之境則轉加一層將未免禱歸於君父誠有不可言者不如以實言之禱止吾與林二人之死而已以此屢爭於上前上亦以鳴吉之獨當危禱為難猶豫不忍決鳴吉遂赴鳳城將行上親見慰諭使賜五百金以助行資仍賜豹裘鳴吉倍道疾馳到灣叅判朴潢查問使鄭致和尹順之諸人并來會明燭而語潢曰林慶業則職是西閫前後裝艍送僧皆出其手萬無全活之理今若委於林則禱可以紓且相公之於林

輕重懸殊而亦非有負於林也鳴吉曰不可既與人同事
欲立明義於天下今何忍臨死生之地委人而自免乎諸
公悚然歎服明發渡鴨江慶業亦被清人責送追發至高
陽乘夜逃去鳴吉到鳳城清將列坐盛兵衛庭詰之曰送
僧明朝何人主張鳴吉曰我為首相事也大小皆關於我
此事我獨主張而林慶業為平安兵使故使之裝艇以送
既非主上所知諸臣亦無知者座上漢人解文字者書送
于瀋陽遂以兵圍守清將來昭顯館言曰崔閣老事也自
當可謂鐵石肝腸遠接使李景曾平安監司具鳳瑞備將
鳴吉輩對說話啓聞未幾清主回答至同時被拘諸宰並

被放釋鳴吉獨加鎖相入瀋陽幽諸北館北館者死囚所
拘也○林慶業聞命裝束仗劍就道嘆曰吾稟天地之氣
不為物而為人不為婦人而為男子惜乎生此偏邦將局
束以送一生也遂於中路逃脫或混跡商賈或出沒城市
人無知者乃得商艇潛入登萊州為主陣將黃宗藝親信

誅李娃

壬午二十年宣川府使李娃潛商事覺清人至鳳城鎖李
娃以去李娃持國陰書告以十二条至有願為大國臣歌
舞太平春等語乃言曾以侍從下城後論啓金尚憲見忤
出邊又告崔鳴吉林慶業遣僧獨步通信南朝李敬輿不

用崇德年号申翊聖李明漢許啓預知漢艱事至是仍逮
任事諸宰囚于瀋陽金尚憲亦被再係北館舉朝震駭
○清主詔曰曰李娃得緒無可罪而既負本國亦有後弊
送令本國處斷平安監司具鳳瑞即執娃而馳啓以聞上
以為勝國奸人入元行諛以快息警末乃君不得保其位
今治娃不嚴則禍將不測其用逆律族誅之時娃黨協同
行賂於虜畝以脫娃莅刑官亦故為遲回鳳瑞亟引娃斬
之曰此賊人得而誅之何必待刑官來也居數日虜果赦
娃而娃則死矣國人稱快○時鳴吉在燕獄嘗與尚憲講
討經權尚憲有詩曰成敗閑天運須看義與歸雖然返夙

暮未可倒裳衣權或賢猶誤經應衆莫違寄言明理士造
次慎衡機鳴吉詩曰靜處觀羣動真成爛熳歸湯水俱是
水裘葛莫非衣事或隨時別心寧與道違君能悟斯理語
默各天機李敬輿以詩贈二公曰二老經權各為公擎天
大節濟時功如今爛熳同歸地俱是南冠白首翁鳴吉又
有詩曰我雖不殺三學士中夜思之心自驚天道由來好
回還白頭今日又西行

前吏曹叅判鄭蘊卒号桐溪受學於仁弘自臨海之獄始
貳於仁弘守正於廢議全息於仁城立異於追崇抗節於
南漢立朝四大節惟公一人下城日乃昇至鄉里遂入金

猿山中結草為廬不復見新曆有詩曰崇禎年号止於斯
新歲那堪異曆披從此山人尤負事只看花葉驗時移
癸未二十一年平城府院君申景禎卒為人雄勇沉毅嚴威
儼恪望之知其為龍席變化魁傑人也 仁廟常稱以長
城上嘗幸舊宮招見私覲而獨不肯曰人臣敢私謁乎鄭
經世聞而賢之前後使虜之人不敢縱視必稱大將軍父
子兄弟聯登勲府啓封列戟殆十餘人

大明亡

甲申二十二年四月清九王將西犯要與世子隨行方行
七日九王忽駐兵不進世子使譯官探之山海關搃兵吳

三桂送副搃兵一人游擊一人于陣中言山西流賊李自成
成陷皇城皇帝自縊皇后妃嬪皆自焚死賊鋒東指列郡
瓦解惟山海關獨全大王若及此時八關則北京指日可
定願速進兵云九王欲探虛實送其妻弟與明將一人往
山海關一人則姑留陣中吳三桂又送將官於九王言賊
兵已迫願促兵來救九王聞即發行馳進而又促世子隨
行翌日到關門外一晝夜凡行二百里矣吳三桂率將官
十數人甲士數百騎出城迎之清兵一時入城豎白旗於
城上時吳三桂與李自成接戰九王即起跨馬謂世子曰
亦當隨我赴戰場世子不得已隨行清兵衝突賊陣賊兵

敗走積屍相枕溺水死者亦不可勝數翌日稱攝政王下令軍中勿侵百姓吳三桂亦剪髮胡服率數萬兵與清兵一時西向到北京李自成已燒宮闕掠宮女寶貨而南走矣北京人言山海關之戰李賊騎兵十萬步兵二十萬而只餘六千人歸云○時李自成脅三桂之父驥以書報三桂使之降又言太子無恙三桂答其父書曰父既不能為忠臣子安得為孝子乎與父永訣請在今日自成見其書大惧及敗斬驥懸首高竿屠驥家累而走

勅諭

畧曰朕今定中原登大位欲使布恩於九州爾朝鮮沾化

已久宣布寬恩將世子遣歸本國罷黜官員內李敬輿李明漢李景奭閔聖徽四員允世子請許叙用歲貢盡屬民膏量減三節賀使俱於元朝并貢

清汗殂於癸未太子幼弱諸王擁強兵人心疑惧未定軍卒之護衛宮城者唾掌握劍曰先皇聖人大統不歸於吾君之子則吾將為先皇死之太子遂立是為順治可見清汗固結人心

弘光隆武永曆本末

大明福王由松即位于南京年号弘光乙酉出奔被執遇害謚報皇帝唐王聿鍵即位于福州年号隆武丙戌出奔

又遇害云一說神宗孫桂王由柳卽位年号永曆未幾諸臣擁立隆武唐王第聿鐸監國年号紹武庚寅永曆皇帝為北軍所逼奔南寧○顯宗壬寅詔曰世祖定鼎惟偽永曆奔竄遐荒數年以來動兵運餉特命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同定西將軍愛星阿等統領大兵直抵緬甸順治十八年庚子十二月初二日擒永曆及鞏昌王全軍投降云々判府事金時讓卒号荷潭淹貫諸史旁通傳記至於歷代制作憲章文物朝廷得失邊圉機變先事候情動中其窾公可謂異人矣

沈器遠謀反伏誅

沈器遠即達源之孫以布衣叅靖社勲時為左議政兼守禦使性本狼悍貪饕無厭大司憲洪茂績欲劾而同僚畏不能奮然避嫌歷數器遠貪縱負國之罪遂免相時器遠潛蓄異圖先置腹心將士於扈衛中乃與廣州府尹權億謀將作亂稽機甚急其幕下黃憲李元老等告變于訓將具仁堂具仁堂馳赴闕下事急未及啓吹角勒兵譏捕賊黨器遠知其事泄率死士欲逞鋒仁堂揮手收縛器遠鞫之反形已具供以推戴懷恩君為亂云諸賊伏誅懷恩君賜死錄寧杜功臣具仁堂等四人○器遠之子碩慶知其

謀泣而諫之不得發及碩慶以書狀官赴燕後以不軌伏
誅

時夜將半仁皇與妾同宿忽有人來告有急事欲見公
曹白仁皇驚起促召八妾止之曰夜半來攪公眠安知
非奸細之徒而草率如是宜明火整軍容而見之仁皇
曰然遂舍燃炬列前排衛卒始召八果於衣袖中藏匕
首蓋是刺客而器遠所裝送者也自知事將敗露稱以
上變遂盡告以叛狀仁皇之轉禍為福其妾之力也

李敬輿拘幽

四月右議政李敬輿奉使瀋陽清以敬輿前有罪雖已赦

不待許用徑進職為相拘幽不送絕水火者數日乃令副
使洪茂績還報使事

東陽尉申翊聖卒号樂全又号東淮魁顏美髯威儀焯然
誠心奉國不以出位為嫌時或露章抗言蓋其天性然也
晚悟邵易象殺之與補八東史旁通九流古今文獻國朝
典章尤所辯博文章鴻暢朗俊書法小楷駁之二王兼工
八分篆籀一時金石以不得公書為愧

南臺

以宋時烈宋浚吉為持平時上薦拔學問之士宋時烈宋
浚吉起於山林中外拭目

世子東還

乙酉二十三年三月時清人入關畧定中原遂都燕京大赦天下還世子大君及公卿質子拘囚諸臣于本朝

王世子喪禮

四月王世子薨謚昭顯時世子喪禮無文可考以上教三日入棺勿設菽宮引大明太子喪百官齊衰十三日而除用大臣議改以朞及考實錄更以烏帽烏帶七日而除兩司啓請依前定朞吏曹判書李景奭大提學李植亦疏請百官白袍烏帶卒哭而除以應齊衰三月之意輔德徐祥履疏請百官定為朞年制禮並以服制式啓稟傳曰自上服制

當除於小祥何以三十日磨鍊乎禮曹回啓實錄所載三十日之除雖與古禮有異此乃先朝已定之典云云上曰依古禮為之王堂請定三十日除百官從服朞年領相金塗左相洪瑞鳳議懿景世子之喪其時議禮之臣為一代之制至順懷世子之喪一依無改判府事李景奭議且三代正禮洗千古陋習惟在聖明斷然行之云傳曰依領左相議施行

定儲嗣造說

閏六月初六日 上猝召諸大臣六卿于養和堂 上曰予病愈往愈重而國本未定元孫幼弱不可待其長成卿

等意見如何領相金瑩曰朝野共祝世子固陵之壽而遽
已不諱罔極之外不知所達 聖教如此臣不知 聖意
所在也 一作朝野之屬望在元孫此其不易
之常道守經之外更無所達矣 上曰予之所患
作歇無常精神氣力漸不如前國事日益艱危予意欲於
兩大君中擇封世子瑩曰 聖教必出於 宗社大計自
上問于羣臣如何 上曰羣臣各言所懷左相洪瑞鳳曰
聖上身兼創業中興豈不思王業之艱大而慮之深乎稽
諸往牒太子不在則太孫當立此乃經常之典而不易之
位也若夫反常之舉恐非安國家之道也 聖教雖有深
慮老臣所見如此而已 上曰國有長君杜稷之福雖在

平時必得長君以安國家况此時乎予病如此國事如此
而卿等之言如是未可知也領府事沈悅曰臣意與洪瑞
鳳無異長子承統長孫緒之自古而然自上雖有未寧之
俟春秋鼎盛元孫年已十歲幼主之立自古亦多莫重宗
統不可輕議 上曰洛興之意何如金自點曰 聖意深
憂病患之沉痾國事之多艱故為 宗社之大計而有此
教豈非遠慮所及耶試 問諸臣曰量處幸甚判府事李
敬輿曰左相之言萬世經常至於權道必待深思精察合
於理然後可行大槩能守經常則雖屬艱危或可支撐苟
或輕用權道事失其序則禍亂作矣古昔帝王所以慎重

自 上細觀往牒深究得失審思而慎處則豈非 宗社之幸也元孫係人望已久一朝易之反經失序惟此為大此言一出必致人心波蕩深可憂也易儲之事不可輕議上曰卿等之意皆以為不可 世祖不封元孫而傳於睿宗當時莫有異議豈其時之人皆不賢耶大臣與國休戚不計其他在大臣之道固當如是且所謂人心波蕩云者果何謂也瑞鳳曰事有經權而權非常用之道故欲使殿下守其經也 上曰此事願相決之大臣雖多孰肯任之不可推諉也塗曰臣雖首相豈敢獨斷癸亥奉 聖上撥亂反正又於山城定計決策者皆為 宗社也今日之計

亦係 宗社存止則何敢有異議第不知存止決於此故如是仰達矣 上曰古之大臣擔當國事不念後患故太宗朝以讓寧事百官廷請太宗若不許則必有大禍隨之而然且為之者以國為重故不顧其身也塗曰 德宗丁丑昇遐 睿宗戊子繼統丹封之舉雖未知在於何時而成廟年已十歲月山稍長而 世祖處置如此未可知也上曰月山人事不明云矣塗曰 德宗昇遐之時則成廟甚幼而 睿宗即位之初則 成廟年已十二歲矣上曰果如卿等之言則月山當立然事或隨時變通不可以膠柱矣若以常道言之 世祖安得傳於 睿宗睿宗亦安

得傳於 成廟乎 堊曰此雖出於擇賢其時國事不至艱
虞何必如是乎 上曰世祖中興有如新造之國故有此舉
非成廟之賢不及於 睿宗而然也 今日之舉謂卿等相
合而卿等之言若此極可寒心自古帝王之為宗社計靡
不用極故漢武至殺夫人豈非殘忍之甚乎 予病前不深
重今年則幾不能起時事至此須定大計 堊曰大臣安敢
獨斷 上曰六卿亦各言其志 工判李時白曰國家大計臣
何敢知 聖上之意必為宗社大計 大臣所達亦為宗社
大計 惟在上裁之如何 贊成李德河曰左相之言是矣 常
道之外更無所達 兵判具仁虛曰小臣有何知識 敢議大

事乎 此在 聖上與大臣判 尹許徽曰臣無所知 忝冒匪據
何敢論國家大事 只在 聖上自斷 豈待小臣之言乎
上曰工判言之時 白對曰洪李兩大臣之意以常道為言
臣見亦如此矣 吏判李景奭曰國有長君 雖曰社稷之福
而無易首子是亦古訓常道之外 豈有他哉 國之安危若
能如燭照而龜卜則 聖意誠是矣 如或不然 而有此非
常之舉 則必致疑惑利害之端 亦不可不慮也 禮判李植
曰臣忝在儒臣之列 若問故事 則臣固不讓 而至於權廢
之道 臣何能贊成 詢諸大臣宜矣 上曰儒臣何為而讀書
也 臨大事不知決 則何用書 為植曰若守經而宗社危 不守經

而宗社安則今日之舉似或可矣如未必然莫若守經之
為愈左叅贊金壽賢曰小臣年踰八十且無知識其何能
輕議大事乎右叅贊金堉曰久不入侍今見天顏玉候頗
似平復重大之事何必汲汲為之惟在聖上與大臣從
容議定也戶判鄭太和曰小臣之意亦與金堉相同上
曰兩司長官亦言之副提學李滌曰帝王家事極重且大
雖在上古淳厚之時繼嗣為重故聖帝明王莫不謹慎况
此衰亂之世變易常道則人心亦必疑惑矣微有所言而不
分明上曰史官書之須高聲奏之滌對曰宗社大計宜
與大臣講定臣有何見敢有所道無已則但有經常之道

而已上曰諸臣之意歸之大臣大臣定之可也卿等徒
為儒者之言予病若或不幸未知卿等何以為之左右默
然良久自點曰莫重之事不可遲延速為決斷可也堉曰
臣耳聾不能詳聞羣臣之言然於千萬慮之外聖教
及此猝然遇之亦何能猝然定之乎上曰然則卿意如
何堉曰上意出於宗社大計而宮中之事非外人所知
則此在聖上之叅酌矣上曰然則卿意與予同矣大君
有二而皆迷劣然長成者稍異於幼冲故有此意也堉曰
讓寧大君多有失德敗度之事故中外失望朝臣至有迂
請之舉而元孫未有失德人聞此言必為驚惑矣上曰

元孫師傅亦在此座可知元孫氣質之如何矣植曰元孫
氣質英邁矣景奭曰元孫幼冲其何能預知其將來乎壻
曰元孫雖在幼冲別無失德壻曰上若明白下教則可以
立決羣議矣上曰元孫人事素無開明決非擔當大事
者而卿等之言如此卿等之言非直也諺云小兒三變豈
可以兒時所為知其年長之事乎洛興畢其說自點對曰
上必有深思遠慮故有此下教莫重之事不可持難更使
羣臣各陳所見速為決斷可也瑞鳳曰臣之所達是經常之
典而至於權宜之道惟在聖上之意也沈悅曰以經常
之道言之臣民所望已有所在而聖問及此事非常道

臣何敢率爾論之若必如是以後宗社安國家保則一時
之權道亦豈可無乎敬輿曰元孫提抱膝下已久其賢不
肖想已洞燭果不克負荷則殿下當從容詢問諭以實
情使大小臣工中外民庶洞知聖上為宗社至計之意
然後有此舉措猶或可也今聖教不及元孫之賢否只
以幼冲為言洵古冲年繼嗣成德保邦者亦非一二豈可
只以年幼輕易處之羣臣皆知世嫡之當承屬望有日造
次登對聖教及此常經之外更有何辭以對乎殿下
此舉若出於或因私寵或因譏間則身雖疲勞亦忝大臣
之後豈敢愛死殿下止慈之仁非有一毫私意只為宗

杜生民大計反常行權而古昔亦有此事此臣所以不敢
抵死苦爭者也德洞曰歷代變易之際多以死生爭之臣
子於此何敢率爾將順乎第今日之舉出於 聖上不得
已耳亦豈有一毫愛憎於其間哉此則惟在 聖上與大
臣矣上曰然則大臣之意定耶予有二子而必有優劣其
誰可乎塗曰此非臣等之所敢定雖然德均以年古之道
也 上曰左相之意如何瑞鳳對曰大君與士大夫無相
接之事何以知其賢否古人云知子莫如父此在 聖上
矣 上曰領相之言是矣此事不必如是急速而清使也
來必問國本故今日有是舉矣流塗曰自 上明白下教

於羣臣然後退出可矣 上曰以鳳林大君為世子

冊儲

九月丹鳳林君為王世子大君上疏曰伏以臣愚魯不肖无
所比數居家食俸恒惧玷累上貽 聖明之憂不料千萬
夢寐之外遽下承儲之 音臣拊心罔極措躬無地驚号涕
泣夜以繼日情義窮蹙無所控訴不得已冒萬死上瀆焉
竊惟先世子久在東宮甫爾卒逝元孫稱号國人所仰設
令臣萬一有堪付托者固不敢踰越名分進當其代况今
日是何等時而臣是何人寧有一分才德可以承 廟社之
命者乎伏惟 聖慈天覆曲加矜恤亟收成命毋俾不肖

之身重陷大戾以失神人之望答曰爾聰明孝友兇非才
管故特用兄之弟及之禮爾其勿讓益修孝悌之道視兄
子猶已出

姜文星定配

十月傳曰姜文星等為人無識處事汎濫限數年定配于
遠邑以為內外保全之地又傳曰姜文星文明絕島定配
文斗文壁江原道僻邑定配文星姜嬪甥也

大司諫尹絳獻納趙復陽正言金重鎰李哲啓曰姜文星
定配之命固出於 聖上保全之至意第念文星等雖有
愚濫之事未有現著罪名遠近聽聞未曉 聖意所在必

有疑惑之心臣等區々之慮實在於此請還收定配之命
屢啓不允

前左議政洪瑞鳳卒号鶴谷丙子拜相扈駕南漢往來虜
陣凡十二次文章早成東岳見其詩輒彈指曰骨子骨子
大提學李明漢卒号白洲迂龜子盃酒談笑風流英發為
詩天藻溢發才情兼羨月沙嘗曰詩則過我公退詣二尊
人所子侄兄弟左右娛樂世人莫不欽艷矣

姜嬪賜死

丙戌二十四年正月大司鍊趙綱司鍊金時蕃獻納曹漢
英正言姜鎬金徽啓曰臣等於昨日始聞自內下內人於

內需司微俄又聞置毒之說閭巷相傳不勝其藉之果若是則逆節潛藏於宰饈之間古今罕有之變也 殿下奈何有若隱一細故而下掖庭私獄以私人治之哉請亟付王獄明正其罪 答曰事涉難言故不付王獄矣 禁府推鞠罪人貞烈等五人不服而死

二月命招大臣六卿判尹于賓廳遂下備忘記曰內間之變至于今日而極矣卿等俱以世祿之臣位在卿相似不可默無一言愬視度日矣賓廳領相金瑩右相李景奭完城君崔鳴吉判府李敬輿吏判南以雄兵判具仁屋禮判金墀工判李時白判尹洪振道原平君元斗杓啓曰自古

凶逆之變何代無之未有如今日之固極者上自朝廷下至閭巷莫不扼腕切齒思欲食肉寢皮而終不得取服臣等之罪固已大矣今承嚴旨欲死無地臣等雖極無狀其於君臣之義講之有素苟有所見此何等大變而至今含默不言自陷於不忠之誅乎禁中至嚴之所非他人之所可出入置毒之事亦非倉卒間所為者必不外乎廚房服事之類而終始忍杖閉口徑斃無以慰 宗社之靈洩神人之憤廚房可疑之輩既死之後脈絡斷絕終無究問之地使造謀同逆之輩得全腰領未伏邦刑此臣等之尤所痛惋者也臣等既承無言愬視之 教不勝惶恐伏地待

罪 答曰勿待罪仍傳曰姜嬪在藩之時潛蓄易位紅錦
翟衣預為造作內殿之号公然潛稱上年秋間乘其憤怒
來在至近之處高聲發惡伴人問候亦廢累日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以此現著之惡推度其心術則理兇置毒皆
非他人之所犯也自古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其窮凶極
惡未有如此賊之甚者也欲害君父者不可一日容息於
覆載之間今該府律文相考稟處

賓廳啓曰伏奉 聖教聚首相看不覺髮豎而心戰 聖
上既有律文相考之教臣等固不敢容喙於其間而但念
古之帝王處人倫之變者非一道而父子慈愛之天固無

所不在也如此莫重處置不可如是尋常照律之為伏願
聖上深思善處使恩義輕重以兩全 答曰不允

賓廳再啓曰前代帝王遭骨肉之變而處置之際互有得
失今日處置允合古聖人之道然後方可以協臣民之心
而為宗社之福矣 殿下臨御以來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前後治獄猶恐或濫雖以匹夫匹婦之微賤莫不蒙欽恤
之至仁豈獨於天顯之親不思曲全之道乎

三啓畧曰臣等之所以觸犯天威連日仰籲者只以古聖
人處變之道深有望於 殿下也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
哉 殿下試以臣等之言反覆思量則此言出於公耶出

於私耶為 聖上耶為身計耶 諒察臣等之情一出於愛
君之誠則庶幾悶然于中矣王法私息有時輕重 殿下
且將以屈息而伸法則獨不可屈法而伸息乎

傳曰大臣啓辭中所謂善處變古聖王何人乎承旨問于
大臣以啓承旨呂甬載啓曰問于大臣則所謂古人蓋處
變而不失其中惟聖人能知故以此為言所謂古之帝王
能得處變之道者在唐有太宗太子承乾與侯君集等謀
反叛狀敗露之後使房杜諸人禡治之太宗問處承乾之道
來濟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終天年則善矣太宗泫
之故竊取其義而及之云矣傳曰太宗非聖人姜非予子

而所言如此不亦異乎傳曰以今日之事觀之則李重馨
似無大罪分揀放送重馨曾疏論領相金瑩而被譎者也
承旨呂甬載啓曰時原任大臣關門外待罪云矣傳曰關
門外待罪何意云乎又啓曰問于大臣則以為領議政金
瑩伏覲下政院之 教惶恐退去臣等今日之論與領相
小無異同不敢晏然仍坐賓廳未承 批答亦不敢退伏私
室共與諸宰待命云矣 傳曰如此之禮古亦有之乎又
曰領相出去之後何大臣作頭而出去耶政院啓曰問于
大臣則再啓既入之後崔鳴吉疾作先去領議政見 傳
教即出李敬輿李景奭與諸宰相議偕出云矣

政院啓曰今此莫重處變之事必與大臣相議處置而大臣盡為退去啓辭即為 下批使大臣八來議處似不可已答曰 成廟朝燕山母廢出時其人別無不道之罪而朝廷啓請賜死者人臣憂國慮患當如是也古今天下安有欲弑其舅者大臣六卿相率伸救之時又安有不待發落出往關外之舉乎予極慚懼

命招左右捕將韓好問申景珍 傳曰此時譏察不可少緩夜禁十分嚴飭卿亦依曰例親自巡檢勿使兇徒達夜往來又命招兵判具仁屋 傳曰昨今氣色殊極寒心卿姑留在禁中以備不虞又 傳曰洛興府院君扈衛廳八直

賓廳承 批不允後又啓畧臣等非不痛心於今日之變亦非敢有一毫伸救之意但處變之道務在輕重之得宜故敢以屈法伸息之說連章陳聞而辭不達意 嚴旨屢降此皆臣等之罪也且臣鳴吉近患火症稍有勞動便有驚悸戰掉之症不能自支昇婦私第先出之罪臣鳴吉實為難免臣敬輿臣景奭既與金瑩終始忝論臣鳴吉臣敬輿臣景奭事雖殊而罪則同冒萬死來詣賓廳伏地待罪 傳曰再昨出往之舉非徒駭異漸不可長其時班首李敬輿姑先削奪官爵門外黜送政院啓以罰不當罪未免為過中之舉恐有累於敬大臣之道 答曰此舉出於防微

杜漸也

獻納沈膺等啓曰國家不幸有此無前因極之變大臣之瀝血
陳辭豈有他哉欲使 殿下於處變之際克盡其善處之
道也不畧 嚴旨之下大臣六卿皆退伏 殿下不謀於
大臣而將獨斷之乎伏願 聖明亟令商議處之 答曰
臺諫啓辭事體甚重不當如是朦朧也仍 傳曰此啓辭
何意耶政院察啓政院以莫重之事大臣退伏久不議定
亟令大臣議處之云々回啓 答曰此從重處置之意耶
兩司全避洪茂績啓曰自古帝王上自漢唐下至今日亂
臣賊子或出於至親之間則固請全息者非為亂賊恐吾

君之或至於傷恩有歛於處變素益之諫漢文來濟之請
唐宗其可謂護逆黨惡而不愛其君者乎 殿下行出前
代百王之所不及獨於姜嬪有此傷恩之舉播諸四方而
喧嘩傳之後世而譏議今日廷臣畏威怵禍承順 聖意
則不忠之大者神必殛之此臣之所以冒死固爭而不止
者也臣賦性愚妄動觸權貴幾陷坑塹何敢黨附於作惡
一寡婦以負吾 君乎 殿下必欲殺姜嬪先殺臣然後乃
可為也請遞 答曰依啓沈膺啓 答曰勿辭姜鎬金
微啓 答曰勿辭退待曹漢英李泰淵啓 答曰勿辭退
待

行副學俞伯曾辭職劄畧姜氏之惡論以王法固不容誅
而但念無職婦人與男子有異以 聖上惻隱之仁用寬
典貸其死亦或一道而上下疑阻轉輾益甚至於大臣屏
黜門外大臣訓將八直禁中致令內外遠近疑惑驚動殊
非大聖人和平底氣象也伏願 聖明亟霽天威泯容處
置使羣下無阻滯之患 答曰姜氏多金帛善誘人有子
之人無行之女人皆畏懼豈特黨哉洪茂績俞伯曾自前
稍剛而猶且畏憚終不立異姜氏之權勢重矣時人之志
亦可想也王堂非緩論之所渴病非供職之病本職及賓
客並為遮差右相李景奭疏畧曰聖人之行天討雖出於

不得已而欽恤惻怛之意未始不行於其間况遭此人倫
莫大之變不復反覆商量漸然直加之以一坊之法律而
大臣不敢言臺諫不敢爭惟任其有司之考律則後世之
議非所敢知一時輿情其果翕然而以為快乎至於目前
利害無智愚皆知之豈敢必為一寡婦無足顧藉者而不
畏雷霆之威自速鉄鉞之誅哉

夜間引見金自點具仁堂洪振道縷々下 教有曰姜氏
少時別無不順之事自潘出來之後人事頓異其在潘陽
之時未知所行之如何而頃年出來欲臨厥父几造而不
許故頗多不遜之意及其永還之後揚々自得之氣甚張

秋間婢子數人以罪放出則來到至近之地高聲發惡至於痛哭而自其夕非但不為問候伴人起居遂為全廢向親懷憤安有如此駭異之事厥罪如彼而護黨如此姜碩期之女其可殺乎自點曰前日鄭使之來以世子請還事發言引見時上問臣以鄭之請還東官之意無乃有凶計耶臣對以清國若有凶計則彼何憚而不為托以請還乎上曰清國凡事詭秘何可測也臣於往潘之日稟此事則上曰卿須詳察情狀如非凶計請還可也如或不然勿看顏情可也臣聞命之後始覺前日之失對矣且昭顯世子出來時事多有未便至於馳騁山坂臣以為世子

行止不當如此在彼之日世子或有出獵之時講院狀啓姜氏必入見而筆削安有婦人干預外事至此哉今此一寡婦得罪於宗社罪惡昭著只在自上處置非臣子所敢議也當初諸臣或慮其下該府用極刑而然也上曰李敬輿李景奭予嘗待之甚厚而今此舉措有若以事業自期何乃負我至此

十二日傳曰姜罪貫盈人皆畏憚不畜人心至此也當初傳教所謂考律意在嚴其分義實非欲行誅戮以此執言不亦異乎若或變出所忽事至不惻雖悔無及廢出賜死此意言于兩司政院啓曰命招兩司即當言送而國家

莫重舉措大臣不可不預知 命招大臣一體言之何如
傳曰允

賓廳啓辭金自點李景奭具仁奎崔鳴吉等曰姜之罪惡
連臣無不知之但事係重大不得不審慎故敢以愚意仰
陳者非有他也今者 聖上忝酌息義已 成 命令政院
分付該司舉行宜當 答曰知道

憲府張應一南老星朴安恊啓請還收姜嬪賜死之 命不允
傳曰罪人姜文明文星等上年世子之喪渠敢干預指揮
都監其時予知其有無君之心而不為明言姑以微過定
配今則厥妹身犯死罪渠等雖在遠地豈有不知之理哉

令該府急速拿來前後罪犯嚴鞫處置

領敦寧李景奭疏畧今此姜文明文星等之獄又異於此無
君謀上之罪目乃是大逆也大逆是何等大獄而既無告
者又非辭連而直以其妹所為必無不知而鞫之乎渠輩
性命固不足惜在 聖上欽恤之德其果不為過當之婦
乎此路一開後弊無窮安知誣陷而成獄之弊不因此而
繼起乎

大憲李行遠正言南重晦乘同僚有故獨為停啓政院啓
曰兩司既已停啓禮判 命招何如傳曰自當稟處勿為
命招禮判鄭太和啓姜嬪教命冊印章服等物自內取

下于政院使之燒破 傳曰知道
三月禁府姜氏本家賜死啓 傳曰今日之事意在明倫
杜患厥罪雖重不可無恩禮令該曹忝酌禮葬三年發物
量宜定給使葬于姜氏族山

圍置

傳曰擇定世子人所樂聞而李敬輿對以人心波蕩賓廳
啓辭禮宜俟答而李敬輿倡率出去大臣處事不當如是
絕島遠竄 傳曰李敬輿忘君負國之罪似不可遠竄而
止圍雍安置○傳曰洪茂績不念知遇之恩敢生護逆之
計至欲殺身以救大惡沈層則為姜盡忠意欲合啓并絕

島安置

姜獄

四月宮女七人自內獄移鞠禁府承服正刑其招有云姜
政丞夫人亦為咀呪八內云鞠廳啓姜母拿來依允承服
杖死姜文明兄弟亦杖斃故右相姜碩期追奪官爵○
甫廟戊戌伸冤復官

殺林慶業

三月謝恩使李景奭回賚到勅諭畧曰朝鮮歸順之後林
慶業煽惑難間潛遣奸細私通別國及領舟師故誤軍機
推問之時却責於王復結叛賊謀害本王自知事洩竄投

明朝罪惡多端朕先不發回原非姑息因平定中原施恩大赦一應罪惡槩行解網今王欲得慶業以靖亂萌理所宜然即將慶業發與陪臣解回

甲申器遠獄辭連林慶業至是拿鞫不服委官金自點挾其私憾撲殺之慶業臨死大呼曰天下事未定不可殺我國人無不義而哀之 甫宗戊午復官後 贈謚忠愍公初逃入登萊主將黃宗藝待以師禮及敗慶業不能獨立為虜將所執清人誘脅終不屈清人義而歸之 上聞其死驚惜遣承旨諭其屍曰吾無殺爾之心而主獄者誤之

守令薦

丁亥二十五年造臣白字牧之官多非其人請東西班三品以上歲薦可任守令者三人不勝任薦者同罪著為式

大輪次

戊子二十六年成均館言故事監試初試圻榜後知館事以下開坐稱以大輪次聚儒生之未中選者試以詩賦以優等十人報禮曹八啓直赴生進覆試蓋慮有遺珠之歎也請遵此例從之

昇平府院君金瑩卒号北渚長不逾中人而儀觀魁偉牛溪見於逆旅而大器之 仁祖潛邸時三幸其第功成後諸功臣每論功不相屈公徐曰鄙雖無似猥蒙三 顧之

禮諸公能得忝否衆不敢言

丹元孫

己丑二十七年丹元孫為

王世孫

宗顯

以金集

慎獨

為贊

善以宋時列為翊善以權認

炭翁

為諮議○左議政金尚憲

達請輔翼東宮設此兩窠而

除拜使之乘駟上來

李應著遠窠

四月副護軍李應著上疏末端有曰褒姒亡周驪姬亂晉
內寵之亡人國久矣漢成唐明亦可謂中主而未免蠱心
妖艷婦言是聽卒致漢業垂喪唐祚幾亡前事之不忘豈
非後代之龜鑑耶 殿下聰明聖智高出漢唐臣固知萬

無此理而衽席之間溺愛尚多古之聖人莫不以此為戒
則臣於 殿下豈能無過慮耶 殿下方在靜攝中節宣
之道尤宜以遠女色為務仍請放李敬輿洪茂績沈膺
上大怒以為營救護姜之徒 命北邊遠窠

國恤

五月 上昇遊○上體貌毅嚴德宇淵深一動一靜不踰
準繩性恭儉恒以侈汰為戒非法服不御文錦夏月服麻
布附殮之用紬衣居多皆平日所製也

上謚竄諫官

上謚曰憲文烈武明肅純孝仁祖大王

陵號長陵○諫

臣俞樛疏曰既有 仁宗今日復用豈別嫌之意哉論者以 太祖太宗世宗世祖為據夫太者無上之稱世者世室之稱皆用創業中興之君今不可為據沈大亨亦疏言祖字之別嫌 上震怒以為誹謗 先王竄俞樛於鏡城沈大亨於淮陽

山陵議狀

先是 仁烈王后之葬長陵也或云宅兆不佳及至大行之葬將因其地趙翼上疏曰前日長陵議定之時竊聞李衍主之他地官不敢有異同而唯金百鍊者力言其地之不吉為諸地官所排擯其後聞為地術者多言其瑕點又聞

具鳳瑞葬父之地李衍擇之其後十許年鳳瑞父子皆死為無後之家及他士大夫家用李衍之術者見敗亦多云以此觀之則李衍地術全未詳明也今者 因山當用之於長陵臣竊悶鬱焉

領議政崔鳴吉卒号遲川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而神采動人語音若出金石白沙許以大器與渚浦趙翼谿谷張維迺陽李時白結髮交同為中興名臣每論事有不合露章相攻情誼無少變世補四友黃江問答曰崔鳴吉丙子事不足為大罪但追崇 元宗事譏謗清陰事可惡然救永安尉一事可贖焉追崇之罪遣獨

步一事可贖毀清陰之罪云爾

